

人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二第 卷九第

于右任

生

蕩益大師語錄

發大心猶易，具正見更難，具正見猶易，勤修習更難，勤修習猶易，除心病更難，然心病不除，安事修習？修習不動，安取正見？正見不具，豈真大心？則真謂之發大心難。



(塔山洪昌武)

版出日十月二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行發社誌雜生人

為臺中市慎齋堂呼籲

念生

臺中市慎齋堂，雖離我的住處不遠，但是從前只知道有這個佛教機構，並無往還。去年在北投佛教文化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堂主張月珠女士晤面。後來東初法師來到臺中，張堂主設宴招待，邀我作陪客。就是這樣一個因緣，我曾在堂內瞻禮一周。兩層大殿，幾十間寮房，含著一種樸實氣象，幽靜清調，確是一個修禪辦道的好所在。尤其牆上懸挂著二百年紀念，當代名人題名。二百年前的歲月，談何容易！尤其在臺灣這個歷史不甚悠久的地方，除了山河大地，曠劫常存外，人為的一磚一瓦，經過二百年而存在的，可以說少而又少。這個佛教機構成立之始，尚在鄭氏治臺時代，可以說是臺灣佛教的最初基地，應該與臺南的赤崁樓及孔廟，受到同等重視。

然而許多人對於這個古代建築，並不認為與赤崁樓及孔廟有同等價值，其理由是因為赤崁樓有其特殊政治性，而孔廟乃是官家建築，在儒教中心思想之下，自然不容忽視。這個慎齋堂只是私人創設，並且不是正式廟宇，只為齋姑們清修之所。尤其歷來主持的人，不作粉飾外表的宣傳工作，所以不為人所注意。如果我們承認佛教是我國的最大宗教，而齋姑們是佛教裏的優婆塞地位，雖未落髮，也是四眾弟子之一。那末這一個朝參暮禮的道場，自不應視若等閒。話又說回來，主要還是宣傳不夠使然。例如臺中不遠，在後里的昆盧寺，也是齋姑主持的道場，建築歷史只有數十年，凡到過中部的人，都知道這一個大廟而且認為名勝。慎齋堂雖然在臺中市內，反不為人所週知。即或有知道的，也不注意其歷史價值。

佛教雖然由印度傳來，而是世界性的宗教，不是一國所特有。二千年來，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一部份，已備具中國風格，而成為文化的主流。在鄭氏治臺時期，一切草創，人民自動建立這個佛教道場，而且二百年中包括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久，這個道場始終維持不墜，足以表現臺人的內向心而為民族精神所寄託。若不信這話，試問當日創建慎齋堂及後來歷年維持的人，他們是願意作外國人呢？是願意作中國人呢？無疑的願意作中國人。宗教的信仰更為民族團結的重要條件。慎齋堂所表現的，是二百年來，人民的自發思想，不是任何方面的控制壓迫使然。由這一點來看，這一個古代建築，其價值決不在赤崁樓及孔廟以下。假設我們在大陸上，三代兩漢的古蹟，隨地可見。像這樣幾百年的建

築物，不論具有何種重要意義，不一定有加以保存的必要。在臺灣則是蠻荒草昧，延平郡王時代的遺留，而且為民族信仰所表現，這是應該特加珍惜的。

我說這話的動機，是因為近來聽說臺中市的新街市藍圖已定，慎齋堂在必須拆遷之列。有人說拆遷一部，也有人說拆遷全部，關於這一點，站在尊重宗教保存古蹟的立場來看，我期期以為不可。慎齋堂在宗教及古蹟兩方面，關係民族思想的發展，其重要性已如上述。我想決定這個藍圖的人，決不是要摧殘宗教，銷滅古蹟，而只是未注意這個古建築的重要性質。所以我在這裏略微敘說，希望引起廣泛的討論。假設大家認為慎齋堂應該保存，臺中新街市的實現，尚非近期所能作到，儘可重行規劃。一個都市建設的改進，若對於每一人家的房舍廳舍，毫無侵損，當然是作不到的，但是慎齋堂具有特殊性質，備具同樣保存條件的建築物，我認為在臺中市還找不出第二份，我們只保存這一處古代建築，是不難作到的。使這個佛教道場，繼續存在於新都市之內，作為十丈軟紅裏的清涼境界。一方面晨鐘暮鼓，可以淨化市民的身心，另一方面，接待友邦人士參觀，可以表現中國文化在臺灣的悠久歷史及我們尊重宗教，保存古蹟的文明作風，這是極有義意的。若是站在純建設的立場，認為不拆慎齋堂，市容不美化，市民不便利，那還是不認識這個建築物的價值。我只問一句，若是重畫臺南市的街市，也要拆除了赤崁樓與孔廟，才能達到美化市容便利市民的目的嗎？若說：「這是私家所有，不值重視。」我正因為是私家所有，更值重視，我們應該想想德國柏林地司當母離宮外的風車，怎樣存在？若說：「這是佛教所有，不值重視。」就是不識宗教的價值，我們應該記得：元首手著育樂兩篇所指示的宗教作用。

我希望對於這事，不違反尊重宗教，保存古蹟兩項原則。聽說可能撥給慎齋堂若干土地及遷移費，使之遷地建築，毫無損失，這樣只是作到了尊重宗教，未作到保存古蹟。我希望主持理想鄭延平時代的建築物，具有文化價值的，到現在還有幾處？

慎齋堂有一個護法委員會，那是當代知名之士，他們必能見到更多的道理。我在這裏首先提出討論，只是略盡佛教信徒的責任。希望護法委員會諸位先生，對這個問題，有所表現。並希主管機關，在尊重宗教，保存古蹟兩項原則下，採取文明國家當然應有的措置。

佛教在促進世界和平道上奮鬥

——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講——

法國阿難陀尊師
居士金正卿敬譯

我們佛教徒心裡時常懷着感恩的觀念，其感恩却非上帝，而是以現在的人類為對象，所以我們不僅感謝了人類勞作的惠賜，尤其對於現生所感到的依報，山河大地的宏恩，也是不可以忘掉的。

我們佛門弟子，不論其生身的國籍是隸屬於那一國，每當上早晚功課的時候，均應誠心發此報恩的宏願。

我是法蘭西民主國家的公民，同時亦是歸依佛教的一位凡僧，自然的我要愛我的國家和我的民族，此外我還要感謝中國與中國人，印度和印度人，以及西方地區與東南亞各國的人民，因為我確從這些國家的人民中聞着佛法生了信心。

佛教乃唯一救世之道，實踐科學方式的修行，若體解無我，則能無碍自在，拔苦與樂，救護衆生。

佛教的究竟，無如明心見性，以破除我執而折伏慢憍，蓋我慢和我執乃人與人間種族與種族間之殘酷的根源，近世所謂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學說已釀成不安鬧爭和憎恨反感的現象，無論個人或全民無不於恐怖中過着生活，而永久的和平僅一憧憬耳，而今所謂先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所感的不安，尤以為甚。

東南亞各邦，均尚尊嚴人類與愛好和平的風化，世界上有心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之民主國家，應當採取東南亞民族的作風共同努力，持以改進全球人類的運命，倘西方國家仍沉迷於唯物主義而不醒悟，並繼續從事無人道之侵奪，對於道德觀念摧殘無遺，被迫害殘殺者，仍固若無聞，將於過後十年或即在目前必當自食其報而無疑，因爭取主權剝削人類的野心家，豈寧靜候而後對力有備而動手者乎！

婆娑世界本師釋迦牟尼佛曾於二千五百年前啓示「常樂我淨」之道，此誠遠足以解決整個的人生問題，不論其身貴如王子或賤如乞丐，若捨此途徑則永無由而自決，其理其事，至明至顯，正如白日中天似的。

願何黑暗充滿諸苦的婆娑世界中，我佛法普常恒，人類當崇尚道德，追求真理，方有真正和平的實現，且修持戒定慧，理無有干犯的情事者。希望西方國家智識份子知能負起廣化修道的責任，俾使全人類均獲幸免於原子威力的滅亡。

文化交通乃增進國際友誼的重要媒介，我等佛教徒當以先世高僧諸智識們的偉績，引而為榮，他們不僅在闡明教理，開悟四衆，並對於人類文化與國際友好的貢獻，亦曾有滲滑的經營，除譯經幾千卷傳世以外，尚遺留有巨量的著述，所以佛教經論在中華印度等各國家中幾成爲通常的世承文化之遺產，東南亞國家因佛化的東漸，輸進了不少文化的精華和智識，這些智識雖距今已千百年了，但他們的洪名將永銘不滅於東南亞各民族的腦海中，今正逢亞洲各國友好合作與團結一致的加強我先世諸先知識所努力的功勳，不特更見增輝，且佛教的慧命當永綿延而不絕。

任何的宗教，其外在的首要條件，自然是要政府予以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觀今世各國尙大規模國有建設的發展，與服務大衆精神的提倡，此無異實現了佛教所云，莊嚴國土普利有情的觀念，唯願當世文化的猛進，各教一時呈祥，比美而垂示真理之所歸。

我們處世之道應以凡有利益人之言行，均予以支持與鼓勵，反此則宜加以評鑒或制止，若就佛教之倡導諸惡莫作自淨其心的一語，則可適應今日社會

改進運動之要求，爲了至高至上的和平，人道之安樂與道德以及無上的智慧，佛教徒自應踴躍與國人從事合作，此舉不僅爲我等的天職，且亦爲宗教信仰上的應盡責任。我們是已有了宗教信仰的真正自由的佛教徒當努力不以前此所說爲止境，且更要完成左列三大要務。

◎佛教徒的教育

◎促進佛教文化工作

◎恢復並發展佛教國際的邦交。

現在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時代，因爲這一時代乃喚醒亞洲各民族時代，並在此時代中處處主張和平與正義，所以佛教國際邦交的恢復與發展，將於此時代中而視爲唯一的可能。

我們深信並希望際此值得紀念的佛教時代，凡今世各邦的佛教四衆既遵我佛的教化，自當和睦相處精勤讀習爲衆生而效勞，將事理二益同時俱施。論云：「衆生爲根，佛菩薩爲果」，我佛教徒當以救護衆生爲唯一的任務，精修戒定慧，破除貪瞋癡，轉識成智，而普利諸有情若能如是，我佛的大教將永恆於世之間。

釋迦世尊一代時教所宜稱者，純係民主化的言論，他以人類生而平等，貴賤之分，乃以言行爲準，並非以世襲階級爲定，高德之人當居尊而爲貴，而惡行者則降爲下賤之流，總之人道之高貴，唯以品德爲依歸。

我法蘭西僧徒們，正停候與世界各佛教同志，攜手共同努力，本親愛的精神與和平的原則，宣揚佛的戒律，並加以勸進修持。

今日法國佛教團體，對佛教的宣揚工作，確有值得以告者，其所註譯佛教經論，在法國各地均有流通，就本人立場而觀之，這些經疏皆佳本，近印行的冊數，承法國佛教會巴黎總會的惠助，已逐漸增加，所惜者，此認爲應供大衆研習之書籍，尙未成爲普遍之讀本，但此佛教的真諦，終將有一天公認爲唯一解決人生與宇宙的不二法門。

左旋「卐」字與右旋「卐」字的考證

南亭

一兩年以前，有人以「卐」字爲左旋抑是右旋問我，我以佛教尙右，如「右脇而臥。細祖右肩。右膝著地。右繞三市」等。皆是有力的證據。「卐」字應當定爲右旋。一兩年來，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們，在文件上，在建築物上，在佛像的塑繪上，用「卐」字作標幟的很多。女弟子們且有懸於胸項之間，以表示與基督徒胸懸十字相媲美的，也大有人在。但「卐」字都是左旋。

不久的以前，在臺中佛教會館講維摩詰經的時候，臺中東勢有軍人徐逸清君，致函李炳南老居士，以「卐」字的左旋抑是右旋爲問。並且想請中國佛教會考證確定，以明令公佈。李炳南老居士如何答覆，不得而知，他却將原信轉交與我，意思是托我轉交中國佛教會。我因爲佛教會館有平裝的大正大藏經，而且客居比較清閒，於是自動的來做了一翻考證的工作，對於「卐」字的左旋，抑是右旋，可以得一個明確的根據。右分五段，說明如下：

註：旋者旋轉。如鄉下人磨麵粉的石磨，都是向右旋轉，那就叫做右旋。「萬」「德」

一 「卐」「卐」的遞變

佛學大辭典，二一五頁載：「卐之形也，是印度相傳之吉祥標相，梵名室利鉢路利義，即吉祥雲海相也。羅什，玄奘諸師，譯之曰「德」字。魏晉流傳於十地經論十二，譯此語爲「萬」字。然則「卐」「卐」的前身，乃是「德」字和「萬」字，亦有以爲「萬」字的。如：

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九，髮中有「德」字，安字，喜字；手足中亦有「德」字，安字，喜字。大正藏，二十六卷，第一冊，七十頁，上欄。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三，「德」字相。大正藏第十五卷，第四冊，六五九頁，中欄。第七行又同頁第十五行：胸「德」字文。又同卷冊六六一頁

，中欄，第十八行：是時世尊，披僧祇支，示胸「德」字。又同卷冊六六五頁，上欄，第十四行：云何觀如來胸「德」字「萬」字。（校勘記：萬，明本作卐。）

晉譯六十華嚴，如來相海品，第十個相云：「如來有大人相，名海頂雲。如來胸有勝妙相海，以爲莊嚴」。賢首探玄記云：「言胸有勝妙相者，此是「德」字之相，能破怨敵」。

大智度論卷第七，引大般若經：「足十指，兩踝，兩膝，心胸「德」字、肩、背、手十指，各各放六百萬億光明。」

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卷十二，九地菩薩經文：「又佛子，即時十方，無邊菩薩乃至住九地者，皆來圍繞，設大供養，一心瞻仰，各得十百千三昧。諸佛位地菩薩，於功德莊嚴金剛「萬」字胸，出一大光明，名壞魔怨。……亦來入是大菩薩，功德莊嚴金剛「萬」字胸。論曰：「功德莊嚴金剛「萬」字胸者，於菩薩胸中有功德莊嚴金剛「萬」字相，名爲無比。」大正藏，第二十六卷，第一冊，一九五頁，上欄，二十四至二十八行。中欄，一至三行。十二至十四行。

楞嚴經，第一卷，「即時如來，從胸「卐」字，涌出寶光。大正藏，第十九卷，第十一冊，一〇九頁，二七行校勘記，注，宋元本，卐作「萬」。按現時流通本，多作左旋卐，頗似藏本作右旋卐。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三，「萬」字印相。大正藏，第十五卷，第四冊，六五九頁中欄，第八行。

同經同卷，胸德字文「萬」字印中。大正藏卷冊頁欄同上，第十五六兩行。校勘記，德亦作應，「萬」亦作卐。又六六一頁，中欄，第十九行，「知佛功德，智慧莊嚴，於「萬」字印中，說佛八萬諸功德行。」

經緯異相卷第五：如來遊於妙樂世界，欲現智慧，廣度無極，與弟子菩薩，梵釋天龍，集於精舍，放「萬」字光音。大正藏經：第五十三卷，第一冊，一九頁，下欄。

經緯異相卷第四，三十二相文：三十，胸有「萬」字。大藏經，第五十三卷，第一冊，一五頁，下欄。

長阿含經卷第一，大本經第一，三十二相文：「十六，胸有「萬」字。」大正藏，第一卷，第一冊，五頁，中欄。

翻譯名義集卷六：引「華嚴普義云，案「卐」字，本非是字。大周長壽二年，主上權制此文，著於天欄，晉之爲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四冊，二四七頁，上欄。案一切經普義，卷第二十一，華嚴普義，卐作卐，無「主上權制此文」之說。

丁福保氏新編譯名義集，二二〇頁下，附錄梵文。（卐）黑田曰：志誠纂要云，梵云室利鉢路，此云吉祥海雲。如來胸腹，有大人相，形如「卐」字，名吉祥海雲。華嚴普義云：案「卐」字本非是字，大周長壽云與上同。

案華嚴普義卷二十一中，固無「大周長壽二年」云云之說，而「卐」亦作「卐」。今名義集中將本爲右旋之「卐」，捏變爲左旋之「卐」，亦甚悖謬。

揚州木刻本八十華嚴第八卷末，普義中，於卐字亦同編譯名義所說。

按翻譯名義集，引華嚴普義，謂爲「大周長壽二年，主上權制此字，晉之爲萬。」華嚴普義中初無此文，是編集名義集者之以訛傳訛，沒有檢出華嚴普義的原文一看。然則「大周長壽」云云之文，究何所據，尙須待考。但據大正藏首楞嚴經，「卐」字的校勘記，謂「宋元本，卐作萬。」是則「卐」「卐」的前身爲「萬」爲「德」或同時有翻「

「卍」與「萬」的，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卍」何以讀「萬」？據華嚴疏鈔卷第八上說：「然此相以爲吉祥萬德所集成，因目爲「萬」，意在語略，義含應云萬相耳。」據此，則古人因爲「卍」相爲萬德所集，因而就叫做「萬」，或直捷叫他「德」，因爲我國沒有這「卍」或「卐」的字，一切經音義，實經音義，卍字下注云萬字者，這也是個證據，因爲以「萬」代「卍」當然不合，因此後來因爲保存原來的德相，所以以「萬」字的音，呼「卍」爲「萬」。這是我這樣猜想的。

二 左旋「卍」字的出處

無量義經，「胸表卍字師子座。」大正藏，第九卷，第二冊，三八五頁，上欄，三十二相文，第十六行，第二句。

首楞嚴經卷一，「卽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大正藏，第十九卷，第一冊，一零九頁，上欄，二八行。校勘記注，宋元本卍作萬。

法苑珠林卷第九，引佛說寶女經，三十二相文：「如來至真，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獨除機濁不善行故。大正藏，第五十三卷，第二冊，三四八頁，中欄。

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大寶積經第二十卷音義中云：「卍字之文，梵云室哩末陁，唐云吉祥相也。有云萬字者，謬說也。華嚴經第八卷中，具說此相等，亦非是字也，乃是如來身上數處有此吉祥之文，大福德之相。

按頻伽藏地字函第一冊，大寶積經第二十，八九頁陽，第五行，「卍」字係作右旋，音義作左旋「卍」字，有違原文。

泰國龍華佛敎社本，八十華嚴第八卷華嚴世界品第五中存「依淨華網海住，其狀猶如『卍』字之形。」第九卷中有：「有世界名妙梵音，形如『卍』字，依寶衣海幢住。」又「有世界名寶色莊嚴，形如『卍』字，依帝釋彩寶王海住。」又「有世界

名寶莊嚴，形如『卍』字，依一切香摩尼莊嚴樹海住。」

又，第四十八卷，如來十身相海品「如來口右輔下牙有大人相，名佛牙雲，罪寶摩尼『卍』字相輪以爲莊嚴，放大光明普照法界，是爲四十一。」又「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摩尼寶華以爲莊嚴，是爲五十三。」

按揚州木刻本華嚴，第八，第九，第四十八中諸卍字皆與此同。

又上海華嚴疏鈔印會所編之華嚴疏鈔卷第十七，五十八頁，華嚴世界品第五，經文中：「有世界名罪妙光明燈，依淨華網海住，其狀猶如『卍』字之形。」夾註中謂：「卍」，蓋源作『卍』。宋元明宮恩清合網抗鼓纂金作『卍』。前後準此。

此下十七卷第六十七六十八頁，上十四頁當第九卷經文中：有世界名妙梵音，形如『卍』字。有世界名寶色莊嚴，形如『卍』字。有世界名寶莊嚴藏，形如『卍』字。

又卷第六十二第二十頁，十身相海品第三十四。「如來口右輔下牙，有大人相，名佛牙雲，衆寶摩尼『卍』字相輪以爲莊嚴是爲四十一。」夾註中謂：「卍」，蓋源作『卍』。宋元明宮、宮、清、記合、網、杭作『卍』。又「如來胸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是爲五十三。其中『卍』字皆作左旋。

三 右旋「卍」字的出處

八十華嚴卷第八，華嚴世界品：「有世界名衆妙光明燈，依淨華網海住，其狀猶如『卍』字之形。」大正藏，第十卷，四十三頁中欄。

又卷第九，「有世界名妙梵音，形如『卍』字。」

又同卷，「有世界名寶色莊嚴，形如『卍』字。」

大正藏第十卷，四四頁中欄。又同卷「有世界，名寶莊嚴藏，形如『卍』字。大正藏經第十卷，四五頁下欄。

又第四十八卷，第三十四，十身相海品：「有大人相，名佛牙雲，罪寶摩尼『卍』字相輪以爲莊嚴。是爲四十一。」大正藏經第十卷，二五二頁中欄。

又同卷品，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龍華本左旋「卍」字，名吉祥海雲，摩尼寶華，以爲莊嚴。放一切寶色種種光輪；充滿法界，普令清淨。復出妙音，宣暢法海。是爲五十三。大正藏華嚴部，二五三頁，下欄，十六行第七字起，至同頁十九行第十三字止，九十七種大人相之一。又八十九種大人相云：「如來左足指間，有大人相，名現一切佛海雲，摩尼寶華，香嚴燈臺，一切寶輪，以爲莊嚴，恒放寶海，清淨光明，充滿雲空，普及十方一切世界，於中示現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圓滿音聲，『卍』字等相，利益無量一切衆生。」校勘記，卍、卐、元、明。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中欄，第一行：「卍字之形」注云：今勘梵本「卍」字，乃是德者之相，元非字也。又特書甚大「卍」字，注其梵語及華語云：室利鉢達，此云，吉祥海雲。又有「卍」難提迦物多，此云右旋。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二冊，四三七頁，中欄。頻伽藏，爲字函第二冊，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第三十二頁上同。

頻伽藏，天字函第一冊，八十華嚴卷第八：「有世界名衆妙光明燈，依淨華網海住，其狀猶如『卍』字之形。」又，卷第九中云：「有世界名妙梵音，形如『卍』字。」又，「有世界名寶色莊嚴，形如『卍』字。」又，「有世界名寶莊嚴藏，形如『卍』字。」又，卷第四十八中云：「如來口右輔下牙，有大人相，名佛牙雲，衆寶摩尼『卍』字相輪以爲莊嚴。是爲四十一。」又「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摩尼寶華以爲莊嚴，是爲五十三。」

頻伽藏，成字函，第一冊，首楞嚴經卷第一，四頁陽：「卽時如來，從胸『卍』字，湧出寶光。」

頻伽藏，為字函，第一冊，第二頁陰，無量義經：「得表『ㄣ』字師子隱。」以上「ㄣ」字，均作右旋。

四 左右旋「ㄣ」「ㄣ」去取

左右旋「ㄣ」「ㄣ」的去取，現擬採取投票的方式引來作決定。這裏的投票人，當然以經論為根據。

大正藏，無量義經。首楞嚴經。法苑珠林引寶女經。一切經音義大寶積經。泰國龍華佛教社華嚴經。揚州木刻本華嚴經。上海華嚴疏鈔編印會，編印之華嚴疏鈔。此七種經籍中之「ㄣ」字，皆作左旋，可作七票。

大正藏中之華嚴經，一切經音義中華嚴音義。頻伽藏，一切經音義中華嚴音義。頻伽藏中之華嚴經。大寶積經。楞嚴經。無量義經。此七種經籍中「ㄣ」字皆作右旋，也可以作為七票。

兩方皆為七票，本來仍難決定。但泰國龍華佛教社華嚴經第八卷中「ㄣ」字雖作左旋，而卷末注釋中却作右旋。且有特大方旋「ㄣ」字作標幟。華嚴疏鈔中「ㄣ」字，雖亦皆左旋，而夾註中則謂：「麗源等本作右旋。這兩張票，自己先自搖動，等於棄權。大正藏中的華嚴經，『ㄣ』字，固皆作右旋，而校勘記中謂『ㄣ』字，元月。意謂『ㄣ』字本右旋，至元明板本，才作左旋。是此一舉，又格外有勁。依此比較來作一個決定，當然以右旋『ㄣ』字為宜。況佛學大辭典二一五頁謂……今『ㄣ』為相而非字，故可譯為吉祥雲海相，即高相也。然其形右旋則為『ㄣ』，如禮敬佛，右繞三，佛眉間白毫宛轉右旋。總以右旋為吉祥。古來有作『ㄣ』者，誤也。高麗本之藏經，及慈琳音義二十一之華嚴音義皆作『ㄣ』，又示右旋之相而為『ㄣ』。

根據佛學大辭典所說：高麗本藏經『ㄣ』字多作右旋。現前存在的頻伽藏。『ㄣ』字，也多作右旋。大正藏的華嚴經中的『ㄣ』字，多作右旋。雖然無量義經，首楞嚴經中的『ㄣ』字，多作左旋，

而頻伽藏中右旋「ㄣ」字，和高麗藏本的右旋「ㄣ」字，以二對一，足可以抵消，所以「ㄣ」「ㄣ」字的左旋右旋，不難得到一個確定。（按頻伽藏中無量義經，首楞嚴經，『ㄣ』字，多作右旋。

復次，上海華嚴疏鈔編印會，所編印之華嚴疏鈔，曾參考麗、宋、碩、思等二十六種版本，於「ㄣ」字之夾註中謂：「麗、徑合、寧合、原、南等各本作『ㄣ』。宋元明、宮、清杭、鼓等各本作『ㄣ』。泰國龍華佛教社印行之大字華嚴經第八卷，經文中『ㄣ』字雖作左旋，而卷末以八相略標為圖，則有右旋特大『ㄣ』字。據此，古今人對於『ㄣ』字，左旋抑是右旋，根本沒有注意，祇知道原版本如何便如何。即使於原本本隨便改變，如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於寶積經第二十卷中之「ㄣ」字作左旋，但頻伽藏大寶積本作右旋「ㄣ」字，一切經音義，固然不是以頻伽藏為原本，但同為大寶積經，彼本左旋，此本右旋。所以除開檢查其出處多少以定他的左旋右旋外，別無實在說不出道理來，因為古今人，從未注意及此。

現在我想找出一點佐證來，以確定「ㄣ」字的右旋。這些佐證，唯一的就經論中尚「ㄣ」的文句。

無量義經，三十二相文：「皮膚細軟毛『ㄣ』旋，大正藏，第九卷，第二冊，三八五頁第十八行，第二句。

十住毘婆沙論卷第八三十二相文，「毛上向『ㄣ』旋故，名毛上旋相。肉鬚圓圓，髮『ㄣ』上旋故，名肉鬚相。所受善法，增益不失，故行走踴躍，毛上向『ㄣ』旋相。善能衛護，故得一一孔，一毛生，毛『ㄣ』旋相。」大正藏，第二十六卷。第一冊，六十五頁，上欄第十一行，第二十二行中欄，第十三十四行，二十四行，二十五行。

十住毘婆沙論，第九卷，八十種好文，「行時『ㄣ』旋，善說正道。」「毛上向『ㄣ』旋。」

行時身『ㄣ』旋。」「其文『ㄣ』向旋。」大正藏，第二十六卷，第一冊，六十二頁，下欄，十五行。七十頁下欄，第二十八行。八十頁，中欄，八十種好文。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三，觀相品。」「遠光『ㄣ』旋，其數五匝。」大正藏，第十五卷，第四冊，六十六頁，中欄，第十五行。又六六一頁，下欄，「觀佛間白毫相，『ㄣ』旋宛轉。

五 佛教中尚右的根據

南海寄歸傳三十卷右觀時：「言旋『ㄣ』者，梵云，鉢喇特崎，鉢喇字緣，乃有多義，此中義趣，專表旋行。特崎，即是其『ㄣ』，總名尊便之目，故時人名『ㄣ』字，名特崎字，意是從『ㄣ』右」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經云『ㄣ』繞三匝，正順其儀。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七十七，三十二相文中：十三者身毛『ㄣ』旋相。謂佛身諸毛孔各生一毛，如吹琉璃，甚色紺潤，宛轉右旋，毛端上塵。」大正藏，第二十七卷，第四冊，八八八頁，中欄。又八八九頁，上欄：「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謂佛眉間白毫，長半尋量，『ㄣ』旋宛轉，光明清徹。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上一下，三十二相文

：「十七身毛」右旋。大正藏，第四十卷，第一冊，一八三頁，中欄。
 毘尼日用：「右」繞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注云：禮佛塔，應當「右」旋，如日月星，繞須彌山，不得左旋。
 法苑珠林卷第九，引勝天王經八種好文：「四十六，齊深厚，狀如盤蛇，圍圓「右」轉。四十九，身毛「右」旋。」大正藏，第五十三卷，第二冊，三四八頁，上欄，第一第二兩行。

法苑珠林，卷第九，引佛說寶女經，三十二相文：「如來之毛，上向「右」旋。大人相者，乃往百世，尊敬於師，順善友教，稽首從故。」大正藏，第五十三卷，第二冊，三四八頁，下欄。

長阿含經卷第一，大本經第一，三十二相文：「十一，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十二，毛生「右」旋，紺色仰摩。」大正藏，第一卷，第一冊，五頁，上中二欄。
 八十華嚴卷九，華嚴世界品第五之二：「此無盡光明輪香水海「右」旋。」又「諸佛子，此金剛寶香水海「右」旋。」同卷品中，此文甚少，不勝舉。
 八十華嚴第四十八卷，九十七種大人相中第五十一大人相云：「如來左肩，復有大人相，名光明徧照雲，其相「右」旋。」
 六十華嚴，如來相海品九十四種大人相中第十五相云：「如來有大人寶馬藏相，隱密於「右」衆寶莊嚴。」

大智度論八十九卷，八十隨形好文：「三十二者毛「右」旋。」

六 底絕對採用右旋「卐」字

以上所引用的典籍，計有二十八種。可作右之證據的就有十五種。「卐」「卐」的出處，和可作右之證據的地方尚多，僅大正藏的正藏，就有八九千卷，安能一一去檢查查清楚。不過十五種典籍之中，可作「右」之證據的地方，有三十八處之多，然而這都是隨便翻閱的。但向左的地方一處都沒有見到。因此，如果一根據佛學大辭典：「總以右旋爲吉祥」。二、根據毘尼日用：「禮佛塔，應當右旋，如日月繞於須彌，不得左旋」。三、根據典籍中向右處所之多。我有理由，請在家出家的道友們，以後在建築物上，文件上，塑繪佛像上，或其他須要以「卐」字作標幟的地方，均請一律採用右旋「卐」字。如果過去採用的左旋「卐」字，應該盡可能將他改轉過來，以便統一視聽，免於誤評。我們走馬路。要從右邊走。左邊旁門，向來爲佛教徒所吐棄。左傾的赤色主義，正在危害全世界的人類。網鑑要用左旋「卐」字呢！



附慧琳一切音義右旋卐字



附泰國龍華嚴經右旋卐字

慧琳一切音義卷二十一，梵書「卐」字，並非此形，（見上附圖）這樣的「卐」字，料想仍是中國產品，但是最早見於何種經籍，爲什麼改變梵書之形而爲今形，則須多加考證。

慧琳一切音義卷十二謂：「卐」字之文，梵云室利鉢婆，唐云吉祥相也。有云萬字者謬說也，非是字也，乃是如來身上數處有此吉祥之文，大福德之相。」據此，則「卐」字之致（應爲梵書萬字）不僅如來胸前有此吉祥之相。所以許多三十二相中，沒有這一相——胸前卐字相。

上海華嚴疏鈔編印會，編印之華嚴疏鈔卷十七：「形如「卐」字者……乃是德者之相，正云吉祥海雲，衆德深廣如海，益物如雲。古來三藏，誤譯洛利義爲惡利攝，遂以相爲字，故爲「卐」字。」意謂：洛利義，譯成國語爲「相」，惡利攝，譯成國語爲「字」，誤譯洛利義爲惡利攝，則誤「相」爲「字」。據此，對於「相」，不應該呼爲字，應該呼爲「吉祥海雲相」。

本期目錄

為臺中市慎齊堂呼籲……	念生
佛教在促進世界和平道上奮鬥……	阿難陀講
左旋卐字與右旋卐字的考證……	金芷卿譯
西藏反共的暗流……	南亭
十疑今論……	樂觀
印度佛教初期的大乘思想……	南亭
人生之責任……	曾景來譯
東亞佛教史……	文珠
從老鼠說起……	果宗譯
轉生……	炊僧
關中日記……	莫正
人生點滴……	華嚴關主
含笑山房隨筆（十五）……	諸家
離婚酒……	胡國偉
覺純老和尚……	上官慧劍
新聞版……	唐湘清
記者……	記者

西藏反共的暗流

——一位來仰光禮佛的西藏喇嘛談——

樂觀

自從大陸淪陷之後，七年以來，大陸上的情形，從各方的報導中，雖然我們知道的不少，究竟還是有多少模糊，因為鐵幕重重關閉，處處封鎖，真實的情景，是不會隨便透露出來，就是這兒歷次回到大陸去，一觀光的人們，他們親見親聞那兒一些驚心動魄慘絕人寰的事實，他們回來了以後，爲了共匪給他們精神上的控制，和物質上的牽制，也是嚇若寒蟬，不敢隨便道出真相，只好不說人話而說鬼話了，他受了共匪欺騙，於是他就照樣地來欺騙別人。

至於西藏地方的情形，因為地處邊陲，交通不便，加之共匪的言論封鎖，所以那兒的真實情況，更加認識不清，無法知道了。前幾天，筆者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在和平塔會見一位由東方博士介紹新近由西藏出來，來到仰光朝拜佛塔的名喇嘛，名叫實德仁，他原來是察哈爾人，現年五十二歲，八歲時，他就隨着察哈爾出家當了喇嘛，後來去西藏，一直住在拉薩住了二十八年，他在西藏佛教中，却是一位有資歷的喇嘛，因為他的佛學有很深的修養，曾經考取爲二等「格西」的資格，（格西名稱，內地佛法解釋的大法師意思，照西藏佛教習慣，就名曰二等狀元，猶如清朝的榜元一樣。）他懂得蒙古語文，又精通梵文，會說印度語，他曾經在我國古平住過一個時間，又會說一口流利的國語，他這次到印度去朝拜佛塔，順便來仰光禮佛大金塔，一兩天後，仍要回到西藏去，經朋友的介紹之後，因為他能說國語，所以我們就親密地攀談起來，談的很愉快，好似良友重逢一樣。

在談話當中，使我們對西藏目前的真實情況，得到一個明瞭的瞭解。他首先說：「西藏人民，目前是在獨立自治氣氛中生活，很安靜，這種安定的局面，快有三個年頭了。」（不久之前我們剛在尼巴報上見到中共預備將西藏交他們自治的說話，西藏這位喇嘛說來是早已各自爲政）當時我問他，西藏地方不是早已給中共完全解放了嗎？那兒的行政一切不是完全聽受中共指揮嗎？他答說：「不，不，一連說了好幾個不字。」他接着說：「我們西藏地方的人，至今不領「解放」兩字怎麼講？西藏本身從來不曾受到任何勢力的網羅，就根本不需要解放，西藏人民，自有他的傳統信仰，原有的思想生活和習慣，換句話說，自有西藏人的天下，從來反對外力的侵害，西藏人民的思想，一貫地只知尊重舊有的事實，不歡喜更新，對於外界一般千變萬化的把戲，都一概不感興趣，除了佛法思想之外，什麼主義，都沒有人去信仰它。」

其次：談到中共在西藏駐軍的事，他說：中共駐軍西藏這件事，確實是使西藏人傷腦筋的，然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也沒有拒絕中共駐軍的理由，也只好聽他，可是西藏的人民對付中共也有他的一套，他們對中共——也就是對新中國的表示，是這樣地，西藏人承認那地方是屬於中國的，而這種地方原本就是過去中國帝王劃給他們的，也就等於外人是不得再染指，西藏地方，是佛教信仰的民族，他們有最崇高的佛教領袖，藏地人民只知接受服從，受任何外人的支配，受這種活佛的約束以外，再不受任何外人的支配，西藏的行政，自有西藏人管理，用不着外人過問，也絕對反對外人干涉西藏的內政，所以中共儘管派遣大軍進駐西藏，却傳不著任何效果，自從中共進軍西藏以來始終是分道揚鑣，各自爲政，西藏人不過問中共的事，共軍也干涉不了西藏人的行動，凡是共軍口頭上給予西藏人的一些甜頭，要的一些花樣把戲，西藏人是一概「不要」。

據稱，中共進駐西藏的時候，的確帶給西藏人不少麻煩，生出許多糾葛，因為西藏民族一向忠實於佛法信念，而民性又剛強，富於不屈不撓的精神，一切愛保持原來的方式不受共黨的壓迫和欺騙。有幾件很顯明的事實：當共軍進駐西藏時，隨軍的政工人員，帶了一大堆毛像的像片，分發給各寺廟以及人民，要他們懸掛，寺廟喇嘛們對政工人員說，我們佛殿上早已有了中國帝王的畫像，和歷代帝王賜給我們的匾額，（畫像是指文成公主下嫁時皇帝所賜的像）政工人員說，那是過去的舊東西，這是在新中國的領袖，應當取銷舊像，換上新像，才對，喇嘛們答說的話真夠味，皇帝的像固然是舊了，但是舊時的皇帝與我們有淵源有恩惠，新中國領袖的相好，可是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認爲它，正因爲現在中國沒有皇帝，所以舊時皇帝更值得我們紀念，也更寶貴，因為喇嘛們不掛毛像，像，人民也隨着一樣不掛，因爲喇嘛們不掛毛像，所以一直到現在西藏人民裏，是看不到那個毛頭毛腦的尊容，這是一件大事。

其次，有一次，中共政工人員攜帶了一大批銀元，分發各寺廟的喇嘛，又預備了很多的魚肉，請各寺廟喇嘛吃飯，也無非是想買動人心，可是這兩套把戲，又失靈落空了，被喇嘛拒絕了，問他們爲甚麼拒絕不受，喇嘛們答說無原無故送錢給我們，我們吃飯，佛法戒律上是不許可我們接受，如果認爲不潔淨，佛法戒律上是不許可我們接受，却不取這反佛戒，政工人員照樣無可奈何！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中共進駐西藏後，對民間的赤化宣傳工作，不用說是很認真的，印刷有各種各樣精美炫目的宣傳物，分發給人民，可是，西藏人民卻一律不看，拿着措牛糞。

再其次，是共產黨徒要的一「開會」把戲，在西藏也照舊要這一套，常常招集藏民開會，演講，歌頌紅朝一番，藏地人民，也都參加他們的會，可是赴會的全是老年人，青年男女，一概留在家里不許去參加，爲的是怕去受共黨的壓迫，影響到原有的信仰思想。

還有，共產黨徒在西藏也會設立學校，想把毒藥灌輸給一般西藏青年子弟，勸西藏人民把兒子送去讀書，一律免費，西藏人民的回答是甚麼呢？那真妙透了！他們不把自己的兒子送去讀書，反而送到寺廟出家當喇嘛，照西藏佛教風俗習慣，凡是出家當喇嘛，那是一輩子的行徑，是絕對不許中途返俗的，進廟之後，再不准出廟，這樣一來，共黨又告失敗！

我問，西藏人民如此執著，不同共黨合作，豈

印度佛教初期的大乘思想

宇井伯壽作
曾景來譯

三 法華系統

法華經漢譯有六譯存三，竺法護的正法華經十卷（二八六年譯），羅什的妙法蓮華經七卷（四〇六年譯），闍那崛多的添品法華經七卷（六〇一年譯）。就是三存，此中羅什譯的為最古形，七卷二十七品，後來加上了提婆達多品與普門品，變為八卷二十八品而流通于現在，可是二十七品中第二十一品是龍樹以後的大品，原來不屬於法華經，所以二十一品才是法華經，龍樹的引用已有二十七品，然則二十一品原形的成立，恐怕是很久了。法華經的根本趣意，在乎闡明諸法實相，把十如是來解釋，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十如是，是法華經的原形。尚不明白又因所傳本的不同，沒有一致，但是意趣可以當作法華經的所屬。而且表示了法華的思想確實經過了般若思想的空觀遺而宣說真空妙有，般若空觀又是大乘的論理的根據，然則所有的學說如果沒有經過般若思想，就不能離開實在論，法華經也是站在般若思想的諸法實相，而宣說一乘，主倡開權顯實，向對機說叫做開三顯一，由教者說叫做開顯本，開是打開，宣明，宣明前來所說的三乘各別得果是權教，其實一切都能成佛，所以宣明一佛乘，把三乘歸于一乘叫做開三顯一又名會三歸一，宣明現身佛陀是垂迹的，成道是示觀，久遠實成的法身就是本地，這叫做開顯本又名開顯顯迹，聲聞緣覺菩薩叫做三乘，前二乘是小乘自利的，後一乘是大乘利他的，聲聞是聽聞佛說法的名稱，佛陀的說法以四諦說為代表，後來聲聞變為四諦說，開四諦行四諦理，而得阿羅漢果。緣覺就是佛陀成道後，數週闡不為說法教化，住于自悟的法悅，所以佛陀的成道實由十二因緣的兩觀而來。菩薩是指佛陀成道以前，或其前生，專為積功累德，利他濟度而完成菩提為目的，因是變為大乘修行者的名稱，所以修習六度就能成佛，三乘可由修行人的素質機根的差異而分別，聲聞的意義是聞，緣覺是獨覺，由其所觀而名，菩薩是菩提薩埵，指摘努力菩提的人，實際上僅有此三，還是攝不盡，而且不過是概念上的分類，但是古來照此分類而流通了，佛教是給人家做到真實的人的宗教，不是世外神秘的宗教，不要人家遁世，所以應衆生的素質機根而適宜的教導了，可是小乘的三乘得果各別普通了，所以法華經站在諸法實相，提倡三乘歸一，已於般若經打破了三乘的固執，即給小乘予以真實的根據，不會陷於小乘，這種二乘自利也已不是二乘自利了，更把這個宣明在人類上，這點在般若經叫做法開會，在法華叫做人開會，菩薩也已不是小乘的菩薩了，小乘的菩薩還在對立的範圍內，大乘即站在能統一，三乘都建設在能統一即所統一的分別上，法華以此點為主，故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前來各別

的三乘儘可歸入一佛乘，一切都可以進行在一佛乘中，把此點給三乘人意識開悟的叫做開三顯一開權顯實，故說一乘實三乘方便，方便是體內方便，不是暫用邊廢的體外善巧方便，就是方便即真實，真實即方便的方便，就是說，般若經所說的般若與方便的方便，儘可當作真實可當作真實與方便的方便，三乘中的菩薩乘還是佛乘，那一佛乘是否同異的問題，後世有了異論，可是實際上佛乘作根柢而統一了一切，同時表示了一切衆生具有佛陀的素質，因欲予以領解這個意義，即由五乘的這同說，而反覆的說了三乘即一乘，又由長者火宅的譬喻而顯示了權實同體的真理，或說大通智勝佛的宿緣與化城的譬喻。這樣的逐漸地予以進入真實佛慧，但從一切衆生的性同方面來說，雖是一切具有諸法實相的佛性，只因不曉得而迷惑了，所以讓成佛陀出世向衆生開示佛智見，予以悟入的一大事因緣。因是應現於衆生而垂迹，現示與衆生一樣的出生入滅，而修學成佛，所以八十歲入滅，不過是權現的方便，真實還是久遠實成，為常住的法身，沒有出生入滅，佛陀在般若經已是完全的報身，這個報身因為是他受用身，所以這種需要自受用身，因是構想了法身，但是法身不限於佛陀，衆生還是如此應有的，這不過是方便的區別。

要之，法華經的中心思想，是從般若思想發達展開而來的，站在諸法實相而解釋了一切，諸法實相就是指示緣起相依的中心的統一，所以法華思想又是從緣起說發達出來的，進而由此系統更加發達了法身常住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來。一般以為法華經是繼承四十餘年未顯真實以後，即說三乘的一乘，所以被認為諸經之王，法華經的原形大概是在紀元當初已而存在了，那末這個百川朝宗如大海的大乘極致的思想，老早成立了的事實，誠堪驚嘆了。

四 華嚴系統

華嚴經，中國有二種翻譯，一是佛跋毘陀羅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八一八年譯），二是實難陀的同經八十卷（六九九年譯）。前者後來為六十卷，叫做六十華嚴，又名舊譯，晉譯。後者叫做八十華嚴，又名新譯，唐譯。可是龍樹以前的華嚴不是這麼大部的經書，大概是此中的十地品與入法界品，為單行本而存在著，叫做十地經，與不可思議解脫經。這是集成大部以前的存在。此中尤其十地品與入法界品為最重要，但從中國譯經史上而觀時，此外可以推定尚有他品的別行本存在，不過關於表示思想系統上的特質時，有了這二經就夠了，十地經為佛陀成道後第二的七天的說法，意旨在宣述大乘菩薩的修行，應於修行的向上分為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等的十地，以是詳述了所有關係的事項。般

若經等也有說過十地，但是十地經的說法比較廣，深，而包括了各種的修行。而且以為佛陀於成道後第二週日，其他的菩薩在欲界的最上層，承接了佛力而說了此經，所以不是佛陀本身的說法。現形的華嚴經都是這樣的，可是在十地經是菩薩說菩薩行，時間又在成道的直後，所以有了權威，這樣的重視了菩薩行，大乘的菩薩不限於出家，一般都是菩薩，修行的分別僅有自利與利他，自利是自己的修行，但是大乘當作濟度衆生的內容，所以自利的完成僅是利他的完成，以為自利可能成就菩薩道菩薩行，所以菩薩道菩薩行，就是救度衆生的作風，這樣的能夠解釋自利與利他，這就是因為站在諸法實相的能統一立場，因為自他究竟不是隔絕的對立。這是基本於般若思想的，這個看法就是因為予想着一切衆生都能成佛，這又相通於法華思想，所以十地經也詳述了一乘，後世以為法華是通三的一乘，華嚴是直顯的一乘，這是一個對比，然則一乘的十地，約於所行就是因分，約於正智就是果分，以為前者說大而可說，後者義大而不可說，而且十地行有了總相，別相，相同，異相，成相，壞相等六相的解釋，這是行的圓融，尚有十地經的重要思想，即在第六現前地，說了十種的十二因緣，即說：「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十二因緣分皆依心」，一心作就是唯心，故說三界唯心，三界虛妄與般若的空，意義相同，唯心一心作都與站在諸法實相的意義相同，空的究竟站在能統一，以為心包括了一切，就是般若經所說的自性清淨心，這是心性本淨的意義，心，一心是指絕對無二，所以包括一切的心清淨時，一切都清淨，染時一切染。一心作最為顯了這個意義，十地的修行修到這層為止，或者修到這層再作進修的出發，又所謂十二因緣分就是十二有支，這是把十二因緣當作輪迴的小乘以來的有支說，就把這個以為依心，歸納於一心的起動，所以有支說也是一心作又是唯心，這是從大眾部系統的十二緣起支性無為的思想發達而來的，這樣的十地經把緣起說的相依說與有支說統一了，歸納於一心，可是這個一心不一定就是物心對立的日常心，也不是另外的心，這裡有了如來藏緣起說解釋了一心與日常心的關聯，如來藏是由日常心看到的稱呼。如來藏緣起說就是佛法中最重要的學說，這裡很明白的解釋了根本佛教的趣意。這又是般若思想的發達系統的所屬。

不可思議解脫經中等於入法界品的部分，即於諸菩薩領入法界的本會示果，又於善財漸入法界的末會明因，所入法界指示所緣之理，能入法界指示能觀之智，但是能所理智一致本末融會時，只有唯一法界，只有一心，此中最重要就是善財童子的求道，善財童子聽到文殊菩薩指示了諸佛正法，諸佛與世之法，諸佛色身法，諸佛法身之法，諸法真空之理以後，開發菩提心，振起勇猛心，因為菩薩道，菩薩行，訪問了四十四人，乃至五十三人，最後在普賢菩薩的跟前，究竟證入無生法界，這是託於善財童子而廣說了十地經，而且實際指示了諸菩薩求道修行的路徑。澈底的宣說了菩薩道，菩薩行的廣大無邊，其說相亦極雄渾嚴麗。十地經究竟以實踐修觀為主，尤其入法界品即不可思議解脫經最為看重了實踐修觀，所以十地經裡說過的都在入法界品裡說過了。已以菩

薩道，菩薩行為本，要點即在自利與利他的融即。所以奔向於小乘自利的聲聞必然的要受到排擊，其次比較的不多關於緣覺，這因為緣覺的性質上當然是這樣的，應該包括在聲聞，這個抑小揚大就是表示了三乘歸一乘的意思，最痛快的闡明了抑揚的趣意，例如善財童子所訪問求法的對象中有了婆羅門，童男、童女、船師、香賈、比丘尼等，而且應該該經的會坐有了大迦葉舍利弗目犍連等佛陀的大弟子們，可是他們還是如響如應的不得了解。意思表示着這些大弟子尚不及船師香賈等，形式上兩者當然有了差別，只可在實質上稱船師等為優勝，這是因為大弟子不在能統一而對立了，把能統一當作修行的開始時，叫做目的因，又名菩提心，就是說因為大弟子沒有菩提心，是否菩薩的斷定，不在出家在家等外形的區別，結果判定在菩提心的有無，這正是佛教本來的趣意，就在華嚴系統裡叫做菩提心，這樣的看重了菩提心，從因位看起來，菩提心就是一心，從果位看起來就是佛智佛陀。華嚴的佛陀是報身毘盧舍那佛，這是光明遍照的佛陀。但是毘盧舍那是總體，尚有別德，即以文殊菩薩表示大智，普賢菩薩表示後得大悲，二菩薩是因，毘盧舍那佛是果，然則普賢菩薩就是因人的代表。

五 淨土系統

般若思想在歷史上論理上都可說是大乘的根柢，前說兩個系統是由這裡直接發達出來的，可是當時尚有幾個系統，從這兩個系統的某一方出來，而且基本於般若系統，或者由般若系統出來，受到這二系統的某一方的援助而出現了。叫做淨土系統真言系統。關於淨土系統，當時已有大無量壽經的存在，該經也予想淨土系統，所說的阿彌陀佛是從華嚴經的佛陀的人格化而發達出來的，般若法華華嚴都極重視念佛三昧，不可思議解脫經裡的善財童子南詢的當初，這樣的關聯華嚴系統極其密接，而且阿彌陀佛在過去世世自在王佛眼前作因位的法藏菩薩時，起了四十八願，爾後為其準應，修了六度而具備了福德智慧，這樣的菩薩的大願，般若經裡也說了很多，所以般若經的諸願與四十八願之間有了一脈的關聯，如果沒有般若思想的根柢，就不能成立以自利他為內容的自利的大願。這種法藏菩薩由其願行，因成果滿做了阿彌陀佛，成就了西方極樂淨土，時常說法引導衆生往生淨土，予以進行菩薩的願行。菩薩行是利他的，這個完成了就是衆生得了救度，如果法藏菩薩成佛了，那衆生當然得救了，那裡不能往生淨土？其實衆生已而得救了，所以修持念佛發菩提心作種種業行而志心欲生時，可得衆生的來迎，也可說念佛諸行是報恩的修持。可是念佛在根本佛教時代，已有弟子信徒們歸依佛陀的大人格，寄託了整個生命，這裡有了變形的念佛，而且，救濟的思想，隨從本生課的考察的發達後，對於報身的因位的慈悲攝取的行為而發生。進而受到般若法華的思想的援助，更由華嚴思想而轉向，遂而釀成念佛的思想。

(待續)

人生之責任

文殊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世界之和平與否，又豈容吾人袖手旁觀，置身度外？不，應有的世界，是由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區域的國家所形成的，而一個國家的組織成功，又是基于許多不同個性的集合。所以，人是國家的細胞，國家是世界的血脈，而世界是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綜合體，這個綜合體健康與否，完全視乎他的血脈是否暢通，而血脈是否暢通，又全視乎細胞是否健全。所以人與人間，人與國間，人與世界間都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我們個人生活在世界上，並不只是僅僅爲個人的利害，得失，安危與禍福着想這麼簡單，而是對於國家和世界都有着應盡的責任。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是說明人生責任之弘大。真的，「責任」是與我們生命同時產生的天職，是我們每個人應有的神聖使命，自從我們哇的一聲踏進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肩膀上就背負了許許多多的責任。所以我們應該抱着舍我其誰的精神，當仁不讓地自動負起自己對國家，對世界應盡的責任。

特別是在這世界的危機，已經發展到最緊急關頭的現實裡，在這國破家亡，億萬萬人都陷溺于水深火熱中輾轉呻吟的社會中，我們更應該拿出生命的勇氣，朝氣，和魄力來，負起自己艱巨而遙遠的責任，向着光輝而莊嚴的遠景，自強不息地邁進！然而，我們的責任是甚麼呢？我們的責任就是「人人爲我，我爲人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該爲人人的生存，人人的幸福而奮鬥，而人人也應該爲我們的生存與幸福而努力。生存的反面就是滅亡，幸福的反面就是悲慘。悲慘與滅亡，是戰爭給我們帶來不幸的後果，幸福與生存，是和平賜與人類可愛的恩物。那麼，爲了拒絕不幸的來臨，爲了接近和平的明天，我們全人類的責任，應該是怎樣阻止這種危害人類生命的戰爭的發生，是如何去重整我們

壯麗的江山恢復我們的自由，和用甚麼方法去促使世界進入和平的境域；以開創吾人幸福的樂園，快樂的天地。

但，我們要促進世界的和平，首先就要健全自己的國家；如要健全自己的國家，先決的條件，就是改造自己。我們知道，目前雖然有清少數殘酷無道的野心家在操縱世界，征服人權，但在他們的背後却埋伏着許多渴望和平的人在擁護真理，維持正義，所以，在極權勢力的猖獗和射武器的犀利陰影下，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都有着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在在那裡悄悄地計劃，預備爲一個更美好的將來而努力，而犧牲，而鞠躬盡瘁，可是，事實上儘管他們怎樣擁護真理，崇拜正義，但真理始終無法抬頭，正義也無法屹立，儘管人們整天在爲世界和平而設想，爲建設人間美滿的樂園而計劃，但世界的和平，人間的樂園，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這是甚麼原因呢？就是人們還沒有澈底改造自己一向自私的作風，因此，當自己失意或遭遇到種種不合理的壓迫，不平等的待遇時，就會痛恨不平，悲憤暴力，咒罵強權，但一旦到了得意時，由於私我的作祟，便不知不覺地給人類製造出新的不平，新的壓迫，新的束縛，把昔日悲天憫人，憂己憂群的自己，變爲暴力的種子，強權的肥料。致使世界和平終歸于幻滅，人類幸福終歸粉碎。

因此，我們如要真正負起時代的使命，盡到人人爲我，我爲人人的責任，首先就要忘却自己，把昔日的私我，改造成大公無私的大我，如果要完成重整山河，而促進世界的大公無私，導人類于幸福與安寧，先決的條件，就是把個人私慾的享受，擴張爲救世益群的大悲。文天祥，史可法，岳飛他們之所以爲國而作壯烈的犧牲，固然是放棄私我的安危而爲大衆着想，而大禹治水九載，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何嘗不是大我的表現？菩薩們的「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地犧牲自我，捨己爲群，就是了解無我的真理，衝破人我的界限，而

睹佛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也就是大悲的激發，所以，只有放棄私我觀念的人，才能做到「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地負起重整江山的責任，只有能激發內在的同情心，正義感，和大悲救世的精神的人，始能負起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使命，以完成他對自己的國家，對世界應盡的責任。

梁啟超先生說：「人生最痛苦的是責任未盡，最快樂的是盡了責任之後。」我們不能讓自己永遠陷于痛苦的深淵裡煎熬一輩子，我們更不能讓自己無聲無息地來到這世界，又無聲無息的離開這世界，我們應該開拓自己的胸襟，拋棄自我的私慾，拿出我們的同情心，正義感，和大悲救世的精神去負起莊嚴的人生責任，讓自己在生命的里程碑上寫下與日月爭光，與天地同老的光榮而不朽的史蹟吧！林肯之所以能夠在美國政治史上，寫下了光輝不朽的一頁，就是因爲他已經盡到了總統的責任。甘地之所以成爲萬人景仰的聖者，也就是他能夠盡到領袖的責任，孔子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他們何嘗不是爲了責任感而奔馳呢？再說，孫中山先生，爲甚麼要推翻滿清起義革命？無須說也是給強烈的責任感而驅使呢！蔣總統爲甚麼要準備反攻的工作？當然也是爲了完成復國的責任，人生雜誌社的長者大德門，在剛剛過去的八年悠長歲月中，爲甚麼要辛辛苦苦，任勞任怨地克服人力物力的艱苦而使人生命得以繼續呢？不消說，自然也是爲了負起佛子應有的責任與使命呀！的確，在東初上人賢明的領導之下，在編者，作者，讀者們的積極合作中，人生對佛教，對衆生，對國家，已經盡了不少的責任，可以說他們已經盡到弘法利生的責任，但我敢大膽地說一句，他們還沒有完成復興佛教的艱巨責任，因此，他們不因過去優越的成績而驕傲，更不因其超人的成就而滿足，仍然再接再厲地負起他「復興佛教」的神聖責任向前邁進！（下轉第十九頁）

東亞佛教史之十

南北朝時代南地佛教

金山正好者
釋果宗譯

十之史

思想文化影響最大者，是南地王統交替，直至隋統一後，仍舊盛行。帝王貴族對於佛教態度，略與東晉時代相同，尊重隱逸能文之士，又在一般人之間，因夷夏等問題而有葛藤，這雖是教理上問題，但也有小規模淘汰沙門事件，不過沒有如北地破佛事情猛烈。

這時南方佛教以歷代建都之建康為中心，其次是湖北江陵（荊州），四川各地，江西廬山，廣東廣州（番禺），湖北彭澤，浙江會稽等，都為佛教之化區。江蘇吳縣及虎丘山，浙江天台剡縣，再穴江西豫章，安徽壽春，湖南湖州，江蘇徐州，浙江餘杭，湖南衡山等，佛教都很盛行。其中，四川各地，廬山，虎丘山，剡縣，壽春，餘杭等地佛教，後來漸趨衰微，天台山，南岳，豫章等地佛教，日漸盛隆。

先是朝廷，宋武帝（四二〇—四四二），優禮慧嚴，僧道等，文帝（四四二—四五三），自通佛理，不問向書令何向之因果報應，在中興寺，段八關，建天竺寺，報恩寺等，以儒學附名之雷次宗，篤信佛教，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與慧遠等交往，作「辨宗論」，「注金剛般若」等，除與慧嚴，慧觀等修治「涅槃經」一班人外，其他當時名流與佛教有關係者很多。建康佛教極其盛行，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帝容許丹陽尹蘭華之奏，造銅像寺塔等，要經官許，淘汰罷道沙門數百人，參與朝廷大事之慧琳，作「白黑論」，論儒佛異同，何承天著「達性論」，對論神滅，慧遠門下宗炳（少文），造「明佛論」，類延之造「釋何衡陽達性論」，對於佛教方面，縝密論戰很盛。一說，後漢牟子「理感論」，也是此時的作品。孝武帝（

四五四—四六四），造無量壽金像，路太后建大莊嚴寺，謀反被帝所誅之曇首等，雖引起下詔淘汰沙門事，可是在宮掖出入僧尼等，因接近妃后，其制未能行，以道溫任都邑僧主，僧璩任僧正悅衆，法顯任都邑僧正，慧琳任京邑都維那，這恐怕爲除却建康佛教隆盛伴來弊害而設的僧官。廢帝時（四六五），毀廢諸寺，驅斥僧徒尤甚。廢除孝武帝所定沙門敬敬王制度，於是明帝（四六五—四七二），建造興皇寺，湘宮等寺，造丈四金像，僧璩任天下僧主，及至宋末，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對破佛教是夷狄之法，有僧紹，謝鎮之等，與其反駁。

齊國初，勅僧慧任荊州僧主，武帝時（四八三—四九三），丹陽尹沈文季，建議減少僧尼，遇僧正道盛抗拒，雖未實行，但帝遣僧正法獻，玄暢，淘汰三吳僧尼，禁止起建寺塔，及六十歲以上未修道者出家，道遠任南兖州（江蘇省江都縣東北）僧正，使會稽（浙江省紹興縣）法華寺慧基（四二二—四九六）任僧正，掌管十城，齊末，勅慧球爲荆土僧主。武帝第二子竟陵王文宣蕭子良（四六〇—四九四），常招致名僧，爲自己講解佛法，設華嚴齋，龍華會，道林齋，行捨，放生，施藥，除「淨住子淨行法門」二十卷，受招荆州隱士劉虬等許多著作外，作有經唱新聲，受招荆州隱士劉虬撰「注法華經」十卷，「注無量壽經」一卷，講「涅槃」，「大小品」等。當時張融著「門律」，以道教爲主，唱道佛一致之說，與周顒等靜執，范縝著「神滅論」，否定因果報應，蕭琛，曹思文等，堅持神不滅論意見，梁武帝探知當代碩學六十二人所見，皆同情不滅論。

梁武帝（五〇二—五四九），爲蕭子良門人，建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寺，將丈八銅像，安置光宅寺，使僧祐在剡縣造大石像，命僧旻等，從智藏等受菩薩戒，舉行涅槃懺，大般若懺，金剛般若懺等，設四部無遮大會，在同泰寺，三度自身爲奴，群臣以一億萬錢，贖皇帝菩薩，帝又置無遮大會，自講「涅槃經」，撰「大品經注」五十卷等，抄尋學僧，重興及律，使法超任都邑僧正，僧若任吳國僧正，法雲創立僧制，普通六年（五二五）補爲大僧正。帝長子「文選」的撰者昭明太子蕭統（小名維摩），第三子簡文帝（五五〇—五五五），第七子元帝（五五二—五五五），都是深信佛教，南地佛教此時隆盛到極點。武帝雖有廓清僧徒念頭，但僧尼弊風不易改，郭祖深及荀濟上疏，痛論因佛教隆昌所帶來的弊害，因直諫帝而觸其忌諱。

如此繁榮之建康佛教，至梁末，因侯景亂而衰微，寺塔焚盡，僧徒被害者很多，到陳武帝（五五七—五五九），在大莊嚴寺，捨身行施，設無碍大會，文帝（五六〇—五六五），起建法華，金光寺，大通方廣，虛空藏，力等陀羅尼等懺法，設藥師懺，婆羅大齋等，使寶璣任京邑大僧正，宣帝（五六九—五八二）下詔國內，受戒後凡不滿五歲者參律師，於京邑都大寺置德場，曇瑗任國僧正，這時智強勅任廣陵大僧正。接續後主（五八三—五八八），在即位年，屈身弘法寺，智琳爲徐州僧都，慧恒任京邑大僧正，後禁絕不依經律之僧尼，道士。還有後梁蕭高宗（五五五—五六二）尤長於佛法，撰「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之「義疏」三十六卷，誦「法華經」而行不殺生，使僧還住大僧正。

左：

朝代	寺	院	僧	尼
東晉	一、七六八		二四、〇〇〇	
宋	一、九一三		二六、〇〇〇	
齊	二、〇一五		三二、五〇〇	
梁	二、八四六		八二、七〇〇	餘
後梁	一、〇八		三、二〇〇	
陳	一、二三二		三二、〇〇〇	

清月兄榮任人生主編以來，曾一再來信要我寫稿，站在同道又同學的立場，論公論私，都理當盡我所能寫點東西。但人生篇幅，無如茅蓬事繁，老是抽不出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執筆，以致新年號未能實踐諾言，惹得老清大發脾氣，來信很很的抄苦了我一頓。我以為受過抄苦，文章是可以不寫了；但是，他在信後却又寫着：「春節前來拜年，順便拿文章」的字樣。我知道到時候文章拿不出，老清的兩道掃帚眉兒一豎，我是有點吃不消，拿，又從何拿起呢？

晚膳畢，坐藤椅上正在百思不得其「拿」之際，聽得老鼠在廚房內唏哩嘩啦活動開了，好，就從老鼠說起吧！

大新年來說說老鼠，有人不免有點兒那個，其實，老鼠並非不祥之物，我們知道十二地支第一位不就是老鼠嗎？何況釋尊也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老鼠是衆生之一，當然也有佛性，有佛性必有作佛的一天。這樣，我說「鼠事」，也無異是說「佛事」了！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說自我說，聽自君聽，正不必爲我說鼠事而轉念正念哩！

記得在華山受戒的一年，聽一飯頭師說老鼠開華山的故事，他說：「某年一個冰雪鋪的冬季，一日早晨和尚從齋堂回丈室，突然瞥見一羣羣的老鼠跑進法堂，因爲和尚很有道德，就知了它（老鼠）們的來意，隨喚侍者取米數升洒在法堂廊下，沒想到還沒等侍者離開，老鼠就一齊跑到酒米的地方互相爭食白米了，它們吃過以後，便靜悄悄的離去，真怪！到第二天早上又來啦！和尚爲了憐念它們飢餓之苦，從那時起，每逢冬季，便派個人天天取米數升，放在一間空屋內喂老鼠。以後換個新和尚，不以此事爲然，遂把拿米喂鼠的成規撤銷。說也可怕，當時就有幾千隻老鼠在法堂內『示威遊行』，更將新和尚所有心愛的東西，有的被老鼠咬得稀爛，有的被拖得渺無踪跡，鼠屎鼠尿，法堂，

丈室比比皆是，弄得和尚哭笑不得，結果還是照着前任和尚的「規矩」去做，老鼠才掩旗息鼓，鳴金收了兵」。

三十五年住南京鷄鳴寺，又聽一棒「老鼠經火」的奇聞。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南京城南臥佛寺內住了幾十位僧人，他們開得無聊，常常捉老鼠數隻澆上火油，再用火柴點着老鼠尾巴，把它放在大殿墀中，任它奔跑，以取開心，這稱草菅物命的行爲，是值得令人目瞶心傷了！可是，寺內幾位同門道們，見此情形，不啻不加勸阻施救，有時反站在傍邊觀賞，隨着其『功德』。俗云：『善惡到头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不久，在一個雲濃風疾之夜，首都的人們已多半走入夢鄉，突然臥佛寺大殿起了火，頓時紅光冲天火瓦四飛！因該寺圍牆高聳，又加上山門深鎖，消防人員也無所用其技

從老鼠說起

炊情

了，眼巴巴看着一座古剎變爲焦土！不少的惡作劇者也變成『燒雞』。同道們雖幸免於難，然其身外所有也全都變成灰燼了。後來據人查問所得，據說該寺大殿香燈師說，當晚會看到一隻大老鼠跑進高懸佛前的佛燈內，蹣跚兩圈，身上着了火，電掣似的緣着佛燈索子爬上大柱，又緣大柱爬上殿頂，他跑到大殿剛剛喊了一聲『有火』！而大殿頂上已是火光熊熊了！」

當時我聽了上面的兩樁事，總認爲是荒誕不經的，根本沒予置信；然而，世間上的事，也多是不可思議的，往往自己已不願意置信的事，一旦時機到來，不要你信，你也就信了，這是筆者自己從老鼠方面體會到的。

我常聽山下人說，我的茅蓬附近一所破房子內，數年前曾有人自殺在裏面的（近一年多就有一人

刎頸，一人縊死房子傍邊），還有種種鬼作怪的事。然我在三寶加被之下三年了，倒沒見有鬼關上門來，有，不是鬼，而是老鼠，老鼠怎樣鬧的呢？說來真是「豈有此理」！

當我搬進茅蓬的第一天，就發覺老鼠先我而搬入了，本齋出家人以慈悲爲懷的觀念，無形中我做了提倡「愛鼠常留飯」的作者蘇東坡的應聲蟲，所以，每晚總要取飯少許放一小碗內，備鼠食用。若有事下山，也必取些白米，餅屑之類放碗內，以供其「不時之需」，一年多來，非常安靜。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不是智者，失念之慮，當然是更難免了。是去年春天一個晚上吧！寫字台上飯的事，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不得了！寫字台上，一硯池墨汁到處流得都是，再看佛桌上，看經桌上，經書上，被單上，地上乃至牆壁上，處處畫滿了黑梅花。這傑作「黑梅花」，我雖立時就知了是出於老鼠的手（脚），但也只好望望而了。事從這一小小事實，我不僅相信了華山飯頭師的說話和在南京聽的老鼠縱火的奇聞，並且內心還生起一種無比的憤慨！

我想，如果我能以自已饑餓之苦推及在老鼠身上，那就絕對不會把留飯的事忘掉了，不忘掉留飯，它「老鼠」也許不會胡鬧一通，因爲一向都很安靜呀！這樣，老鼠雖騷擾了我，過失應在我而不老鼠！可憐老鼠是不會講話的動物，若會講話，我想它一定要痛哭流涕，訴訴它的苦狀道：「偉大的人啊！您是天之驕子！是萬物之靈！是有知識而又是有情理的高等動物！既然承您的青睞愛護和同情，就該當一回事的照顧照顧俺吧！那怕您要換換的殘羹剩飯，只要常常給俺一點吃，俺也就可以安分守己了！您想！俺那又願冒生命危險來打擾您呢？這不因爲肚皮餓得難過而不得已嗎？有些人不明白這種道理，常常恨俺的人骨，罵俺咬壞了他的東西，咒俺該死！其實，俺只是感情用事的，肚皮餓了，就想找東西吃，找不到好吃的飯菜，也就不及分別什麼衣服、布疋、紙類、木頭、只

轉生

莫正熹

研究宇宙人生之學，最基本的真理，就是「輪迴」。倘若不能打通這一關，任憑你的本體論說得如何高妙，總不過是空中樓閣，無關實際的。無奈一般所謂知識份子者，偏偏不肯信有「輪迴」，遂把真理之門，長此閉塞，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然而「輪迴」的兩個字，在佛教本身來說，似亦應有反省之必要。或者「輪迴」的術語，未能表達出生死來去的真義，致使聽之者，茫無頭緒，生起了懷疑和反抗之心；或者「輪迴」兩個字的含義，帶有命定的周而復始的意思。假若如是，就難怪一般知識份子之掉頭不顧了！

然則「輪迴」又應該改作什麼呢？改作「再生」，「轉生」又似乎近於香煙和復活。改作「轉化」，「轉化」又似乎近於列子所謂：「羊肝化為地臍」之類。這些，都好像未符理想。那末，改作「轉生」好嗎？我以為蒙古和西藏的喇嘛僧，常常有轉生的事實，所以改作「轉生」似乎比較合理一點。名義一經清楚以後，才可使不信仰的人去疑生信的呀！

現在筆者這篇陳舊東西，就是記述幾個轉生的故事。讀者諸君，假如你是不厭舊喜新的話，就請你高抬貴手，垂青！垂青！

筆者從前在廣州的公評報認識一位編輯先生叫做戴可編的。他說：他的祖先叫做戴鴻慈，是前清一位負有盛名的大人物，戴鴻慈以及他的弟弟戴鴻祿、戴鴻惠，都是前清的一二品高官。他們，七歲能文，八歲埋稿，十五歲便能援筆水之片，所謂中舉入學了。他們為什麼如此聰明呢？原來是有他們的「前因」在的。

昔日科舉時代，各州各縣的讀書人都要到各省的最高考試機構去應試。就以廣東一省而論，廣州就是廣東全省最高的考試場所。廣州一地，除了各州各縣各姓的祖宗祠和各會館是讀書人的僑居之所以外，還有各處的神廟也是試子們的臨時宿舍。他們在客途飄泊之中，年久日深，未免有些因為文運不佳以致鬱鬱而死的。

廣州城裡，有一座古廟，一向傳聞常有幽靈出現，以致四處的讀書人很少敢在古廟住宿。當時有

一個姓戴的，只是他偏偏就不怕鬼。或者他是命帶魁星吧！不然，便是因為家境清貧，潦倒半生，無藏身之所，才肯搬進那間鬼影幢幢的古廟去。無姓戴的夫婦，一連住了幾年，沒有見過什麼鬼怪。不過於夢寐之間，將醒未醒之際，隱隱覺有幾個人讀書的聲音。但是，以為常態，亦不覺怪。姓戴的生了三個孩子，就是戴鴻慈。連續又生了個鴻祿與鴻惠，從此以後，那古廟的鬼聲便沈寂下去了。

他們的三個孩子特別聰明。真是一目十行，一聞千悟，未到老弱冠年，便已博古通今，才華蓋世。清朝的皇帝以及皇后都十分敬重他。他的墨寶特別來得超卓。筆者的故鄉有一間張巡廟，那「張王爺廟」的四大字，就是他的筆跡。然而三人之中，以戴鴻惠享壽最高。他的晚年漸漸恢復他的宿命智，記得他們原來就是那間古廟的三個靈鬼；並且把過去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對他的兒孫們說得很清楚。

那位編輯的戴可編先生，就是根據他家傳的秘密透露出來的。可見轉生之事，確無虛妄。其次又來說到廣州的許應麟了。

許應麟的故事，筆者雖然早有所聞，然而不大清楚，後來得到公評報的鍾老太爺為之複述，那就比較正確一點。他說：許應麟中了翰林之後，一日，坐着很多轎子，經過一條小巷，見到灰沙地上陳列着很多書箱及文章。那一天，正是六月六日，古人也有個打開肚皮晒書箱的故事。可知在那一天，人們晒書箱，晒衣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許應麟是個讀書人，見到地上有很多書箱，未免特別留神。於是停下車轎，走上，東翻翻，西看看，看出文章的字跡百分之百是自己的親筆；而且文章的作法，和語氣又與自己的大作一體無異。嘿！「怪怪怪！真怪怪！」他低低地，沈思。正巧那時，剛抬頭，看見一個老太太，拿着一根竹子，正在趕雞。許應麟連忙上前，請問道：「老伯母，這些書籍是你家裡的麼？為什麼都攤在地上呢？」老太太答：「這是我先夫的東西。他在生時，臨終之

日，再三吩咐，要時常拿出來晒太陽的。」許應麟聽了，側側腦袋，望望老太太，望望書籍，望望自己，靜默了一會。又問道：「老伯母，這是你的家行前兩步，又問：『老伯母，請來坐坐吧！』許應麟有個書箱？書箱最低的一格，是不是有個抽屜？抽屜裡面是不是有一串銅錢和扁柏？」老太太笑口紅，很驚奇的答：『是的，是的，怎麼你先生也會知道呢？』於是許應麟就跟着老太太，入屋，登堂，上樓，打開書箱，抽出抽屜，所謂「內心明白」了。柏，赫然在目。『哎呀！哎呀！』內心明白極了。回頭便對老太太說：『老伯母，你是我的世伯母，家中萬事，讓你一人獨自操持，未免煩苦一點，不如請到我的裡家來，一切衣食住，我都可以供給的。不知世伯母心下如何？』那老太太大抵是生活上不大富裕，便一口答應了。許應麟於是下樓，出門，作伴，上轎子去了。不出半個時辰，果然派了幾個隨人，伴着一頂轎子，搖搖擺擺而來。忙了半天，把一切家具行李，結束停妥，老太太坐上轎子，扛到許家去了。除了衣食等物，得到徹底解決以外，還派了兩個丫鬟，隨身侍奉。以後的光陰，不用說君，那老太太究竟是個什麼人？原來，是、許、應麟、的、前生、妻子！

「再來一個」。這個是筆者的叔叔親口說的。他在上海經營茶業數十年，關於上海的事情，比較總是清楚而確實。

上海龍華寺，在一百多年前，有一個拾字紙的老頭子，天天排着一擔籬筐，經過龍華寺的門口。有時，把擔子放下，在寺外歇息。一天，龍華寺的老和尚對那老頭子說：『你的年紀大了，天天跑來跑去，不覺得辛苦嗎？不如到我這裡來，燒燒水，掃掃地，一樣可以生活呀！』那老頭子謝謝和尚，就答應了他。從此以後，就在寺中做些輕鬆的工作。

老頭子請示和尚：『弟子一生勤苦，沒有出息，使我怎樣才有揚眉吐氣之一日呢？』和尚開示說：『善哉善哉！假如你要榮華富貴的話，最好是多念金剛經。』於是老頭子就天天念誦金剛經。有

不慣的地方，當然是請教于老和尚。這樣，一連念了三年。一日，老頭子走到老和尚的跟前，五體投地的向老和尚請假，並且說：「弟子得蒙和尚慈悲，指教覺路，感恩感德，結草難酬，如今於三天之後，要往上海城隍廟附近的盛老員家。懇請老和尚，連駕光臨，作個見證。」老和尚笑口道：「善哉善哉！貧僧到時，自有主意。」果然，三日之後，那老頭子無病而終。老和尚吩咐門徒料理喪事，就在那一個清晨，飄飄然來到城隍廟訪盛老員。祇見門楣上掛着些柚葉和紅紙之類。便用拄杖輕敲門，有個門公出來，見得是個白髮鬚的老僧，問明來意以後，便稟告盛老員外。盛老員外是個有德有壽有名有祿的大富長者，又因為他年老弄璋，心中愉快，如今又聽得有個老和尚要來拜訪，事必有因。於是出門迎接，拱手奉茶，延之上座，奉以香茗，分賓主坐定。老和尚說：「貧僧心血來潮，得知老員外府上，天降玉麟，特來拜訪，並且求見令郎一面。」老員外謙遜不迫，吩咐家人，抱出嬰兒。那嬰兒正是「玉芽開手爪，酥點點肌膚」的樣子，長得小嘴唇上，輕輕點了一點，以指頭兒，在嬰兒的小嘴唇上，輕輕點了一點，以指頭兒，色舞，開顏微笑，牙牙欲語了。老和尚讚歎道：「令郎相貌不凡，日後定非池中物。請老員外，好好的教養教養！貧僧要回山去了，就此告別。」老員外十分謙遜，送出門前，雙方作禮而去。那嬰兒日後長大成人，你說是那一個呢？就是當過三司六部御賜黃馬褂紫禁城騎馬兼任鐵道部大臣的盛宣懷，也就是龍華寺外紅牆字紙籬的那個老頭子了！

所謂轉生，確有其事。現在不少達官貴人，大富長者，他們的前因，必定也有很大來歷。即如清陵縣的女子，轉生變作黃庭堅，五祖戒禪師，再來就是蘇軾，乃至如蘇軾，轉世便為蘇轍。諸如此類，史不勝書。為什麼，今日的達官貴人，大富長者，大多數都是迷頭迷腦，沈埋於惡見之中，對於佛法，不生敬仰，不予呵護呢？那是不為個人謀出路，當為國家謀幸福。那末，推崇佛教，才是真正可使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的好政策。為公為私，亦有推崇佛教之必要，何況佛法基於轉生的原理，進而可以解決宇宙人生的一切難題，其博大精深，

事理圓融，實在超出東西洋一切學術之外。人們為求真理和發揚中華文化，捨佛法，試問其誰與歸呢？

(上接第十四頁)

而今，是入生跨進第九週年的第一天，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也是新的開創，筆者謹用萬二分誠意來祈禱，來祝福，祝願人生在這富有朝氣的明媚春光鼓舞之下，在強烈的責任感策勵中，更積極，更無畏地努力發揚佛法無我的真諦，大悲的精神，以在不久的將來完成「復興佛教」的神聖使命與責任。

最後，我更希望所有的僧青年們，在這春光啓示之下，為了延續佛陀的慧命，為了開創佛教的新生，為了搶救眾生於災難，更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我們應該一鼓作氣地屹立在道義好夾難離難惡劣的環境中，敢于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敢于歌頌，也敢于咀咒，甚而敢哭敢笑，敢怒敢罵，敢取，敢捨，敢作，敢為地咬緊牙關，站穩腳步，負着艱巨而神聖的責任向前邁進，不要因那些已不修而惡人之修而無用東西們惡意的罵義笑侮而灰心，更不要因那些姦才忌能，專以是非為職責，以攻擊破壞為事業的傢伙們的陷害而退縮，我們應該鼓足勇氣，抱着使命之所在，責任之所在，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甚至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地苦幹，敢幹，實幹，這樣幹下去，真理會給我們帶來光榮的成績，勝利的後果，總比潛隱起來，閉着眼睛作名不符實的自我宣傳好得多，有意義得多呀！

親愛的僧青年們，「復興佛教」是一項艱巨無比的事業，願我們精誠團結起來，堅決地，無畏地，勇敢地掃蕩教內的障礙，開創佛教的新生，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和開闢安樂而寧靜，幸福而快樂的自由天地吧！好了

敬祝

各位新春無畏。

上官慧劍著 小說集 預約啟事

天網

一、書名：天網
二、內容：佛學小說十二篇，一般小說四篇，計十萬言

三、定價：A 預約：臺幣六元。港幣一元五角。
B 出書後：臺幣八元。港幣二元。

四、出版日期：原定二月出版，現因春節廠方工人休假，現改為三月底出書

五、出版及發行者：臺北市建康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

六、分發行所：臺中市菩提樹月刊社
中興國光寺佛教青年社
建康書局（一八四三）

七、郵局劃撥帳戶菩提樹月刊社（九〇二四）
佛教青年社（一〇七一三）

出版新書敬請選購

淨土聖賢錄 定價精裝臺幣三十六元
定價平裝臺幣二十八元

禪七開示錄 定價臺幣五元
禪學講話 定價臺幣十五元

萬法歸心錄 定價臺幣八元
道德經慈山註 定價臺幣八元

莊子內篇慈山註 定價精裝二十六元
定價平裝十八元

梵音字典（翻譯名義集）定價臺幣三十五元
杜少陵全集詳註定價臺幣精裝五十元
定價平裝四十元

實用四體字典定價精裝臺幣二十六元
定價平裝二十元
中庸簡微定價臺幣九元

以上各書全省各佛經流通處及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謹啓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廿九號
郵局劃撥一八四三帳戶

閨中日記

八月六日 不談國事

我在閉關的時候，就在關房門口貼了一張會客的啓事：其中有一條說：「會談時以佛法爲主題，請勿談是非以及國事。」但是，來叩關的居士們（尤以女居士爲勝）！常常有這樣的發問：「請問法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大陸呢？」最初我以「恕我不知」的口吻回答，或用「這是國家的軍事機密，關中人不談此事。」甚至用半滑稽的風趣說：「我們反正在國軍反攻以後才能回去。」這此答詞，皆是文不對題，避重就輕的敷衍話，有的時候總不免使問者有點失望！因爲有些居士們以爲閉關的人，終日在關中修持，好像就應該具有「無一不知，無一不曉」的「神算」。其實，天曉得！閉關的目的不過是爲了約束身體與調攝安心，靜靜地多看幾部佛經而已！那裡會有「通古今，達未來」的「神算」呢？

話又說回來了，研究佛經，是爲的什麼真理；真理了，還會有不明事相的道理嗎？所以在「不談國事」的「禁條」中，不方說一點理性與事相融通的方便解答，也就是顯示「一切唯心」的真理。今日下午有某居士來叩關，頂禮寒暄後，又談起國事來了！當然，我們生在這個大時代中，站在反共抗俄的自由寶島上，同時我們彼此又皆是背井離鄉的遊子，能有機緣會面，總想談一點早日反攻大陸的消息，藉以安慰孤寂心靈！更何況我本人又是一個吃佛飯，衣佛衣的宗教實踐家，應該具有醫治衆生心病與指導迷津的任務者呢？所以某居士來的目的，就是想在口中得到一言半句的啓示，醫療他悵悵徘徊的心理！因此，我也不能過分拒絕解答與國事有關的種種問題了。

某居士感慨地曰：「近來心靈異覺空虛，常憶家園溫情之樂；請問法師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各位讀者們！這種問題，不是又把我當作「神算」家看待嗎？遇到這樣的發問，就是政府的發言人，也無法從正面去解答，何況我是一個「斗室」中的修行者呢！所以我的解答，只有用「三不離本行」的方法，來一個「一切唯心」的反問。我說：什麼時候才能回去，這個問題姑且不談，現在我先問你，你不想回去？大家想不想回去？如果你不想回去！大家也想回去！就憑萬衆一心的信心，我們就可以回去，至於回去的時間早遲，就看我們的信心淺深。反過來說，假使你沒有回去的信心，或者大家也沒有回去的信心，那就永遠不能回去了！所以是否能夠回去與什麼時候可以回去的問題，不要問我，請你自己問問自己，再看看他人，就知道

佛成道時候，以金剛王寶劍，殺退魔軍，而得到成正覺的最後勝利！佛的金剛寶劍，那種當真是金屬的武器嗎？魔軍的戰術，是俱有五通的，雖原子彈也不是牠的對手，然而佛爲什麼能降伏牠呢？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物而不造。」所以佛能降伏魔軍的金剛王寶劍，就是堅強救世救人的信心。佛有信心，能降伏魔軍，我們有信心，當然也能殺盡共匪了！你還怕不能回去嗎？

八月七日 千手千眼

雲巖禪師，初參百丈，後得法於藥山，一日他問同參道吾禪師曰：「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道吾曰：「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雲巖曰：「我會也。」道吾曰：「汝作麼生會？」雲巖曰：

華嚴問主

：「偏身是手眼。」道吾曰：「道即太繁道，只得八成。」雲巖曰：「師兄作麼生？」道吾曰：「通身是手眼。」

照這則公案看起來，就是一個「偏」字與一個「通」字的不同。雲巖的意思「偏身是手眼」，就是說：在周偏身中，由頭至足的任何處，皆是手眼，手眼偏於全身，雖然他說出偏身是手眼的見理，但是仍舊沒有離開手眼是特殊的器官觀念。所以道吾說他：「只得八成」。道吾的「通身是手眼」，就是說：通徹全身的無一不手眼，全身皆能構成手眼之用，手眼和身體爲一。

一字之差，就顯得他們兩人的見理淺深，但是道吾的「通身是手眼」是不是究竟呢？我不必饒舌，請看雲巖禪師頌觀音菩薩神速的偉大，就知道

「偏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騰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垓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止。若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咄！」由此可知，雲巖的「偏身」與道吾的「通身」只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畢竟未能道出菩薩的真實手眼。雲巖的見理，又比他們兩個人高明的多了！

八月八日 解鈴還須繫鈴人

今日有某商人，拿了我朋友的介紹信來叩關，要求我替他看經，消除前罪，並聲言要重謝我的，（按此君從小即不孝父母，少年流爲盜賊，中日戰爭後，又參加無紀律的偽和平軍，來臺後經商得錢頗餘蓄，回憶前二十年，作惡多端，今欲待錢贖罪故有此行。）

關主曰：要我看經，當然不是難事，不過我看

經，你是否能够消罪，這就是問題了！假如你沒有這樣的懷疑，誠心遠道而來，我不願使你失望，只有本著方便為看經。不過，要我預先聲明，第一：不受任何酬謝，方便結緣是可以的。第二：先請你聽我一個故事，你聽了故事的道理，我才替你看經。

故事：「有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悵悵無所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為檢籍良久，覽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湯獄，今壽尚未終，且可返，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搖手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即釋迦牟尼，亦無能為力也！』惡少泣涕叩求不已，吏沈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領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人解？』按：此非虛構，實有此公案，指月錄云：『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性豪邁，衆易之，法眼獨契重。一日眼問衆曰：『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對曰：『繫者解得。』」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盧罪孽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更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屠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歸，霍然疾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為父母所愛，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見槐西雜志）

八月九日 第一義

楞伽經云：『大慧後白佛言：世尊！為言說是第一義？為所說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第一義者，聖覺自知所得，非言說妄想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

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

第一義，本來是佛自證自悟的真理境界；若憑我們沒有證悟的人說來說去，說得天花亂墜，也說不出第一義的真面目。然而教家常常捕風捉影說得津津有味，如云：『真諦無非有，俗諦似有非無；真俗不二，是名第一義。』又云：『一空一切空，無中無假無不空；一假一切假，無空中無不假；空即不假，假即不空；非空非假，非假非空；空假不二，假空一如；是名中道第一義。』這些皆是說教家最玄妙的常談。天下佛子釋孫，皆不能跳出這個死圈子。非但自家的兒孫如此，就是古今的在家學佛者，也硬著頭皮拼命的向這個死圈子裏鑽！所以梁武帝見了達摩大師便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摩的本領真大，舉起一刀，把這個死圈子斬斷，曰：『廓然無聖！』

八月十日 居士的起源

佛門弟子，稱在家學佛的信徒，曰男居士；信女，曰女居士。因此，現在一般人皆以為居士二字，是佛教的專有名詞了。其實不然，居士這個名詞，在佛教未曾傳來我國以前就有了；起源於商周之間，是一種清高的尊稱。

輟耕錄云：『今人多以居士自號；考之大經，惟禮記有居士錦帶。註云：『謂道處士也。』』又吳會館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源於商周之時，韓非子書云：『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昆仲二人立論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云云。』則居士之由來久矣。』又魏書云：『盧景裕不仕，員素自得，人號居士。』如此，大概古之所謂居士，就是窩居野處，不求仕進，獨善其身的一種隱士吧！到了隋唐的時候，佛教興盛，因佛經梵語有「迦羅越」，譯成華文，為居家修道之士。所以維摩經，稱維摩詰曰維摩居士。又我國應道元傳云：『元和（唐憲宗年號）中，北遊襄陽，訪石頭禪師有省，後以舟載珍寶沉之湘流，舉室修行，臨終湖州

刺史，于頔問疾，頔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而化，世稱隱居士云。』此為我國在家學佛者，稱居士的起源；嗣後出家人，多稱在家學佛的人為居士，並且認為是一種尊貴的稱呼。又南史云：『陳處寄，居閩中，知刺史陳寶應有異志，恐禍及身，著居士服，居東山寺，自號東山居士。』此為我國一般自稱居士為別號的鼻祖，是以唐宋以來，有許多大儒，也常自以某某居士為別號了。

唐白樂天，老年不仕，與詩僧如滿結香火社於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宋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並自撰六一居士傳行世，傳云：『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且病，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大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由此觀之，居士並不是佛教專有的名詞，同時也是儒者退居不仕，潔身自好的別號。所以法華玄：『守道自恬，寡欲德，名為居士。』這樣解釋云：『居士，不但名符其實的合體，而且使儒，釋二教，能同一鼻孔出氣了。』

（上接第十七頁）

要俺牙齒能降伏了的，即令泥土俺也要咀咀以慰饑餓之腸的，這是俺饑不擇食的下策，絕不是俺下意的惡作劇啊！就拿南京臥佛寺的事說吧，俺真是萬惡的縱火者嗎？不！不！絕不是，那只是一種因果報應，以俺為緣罷了。近來聽說有人提倡要捕滅俺這一類「偉大的人類」！求求您相信釋迦牟尼佛說的「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的說吧！難道俺們吃了您人類一點點米陳穀，就應該受您們這種極刑嗎？偉大的人類啊！請您想想！俺實在沒有像您那樣維持生命的能力和知識，否則，俺久已離開您們而獨居了！唉！說到這裏，俺除了悲感傷心之外，再求求您！相信佛說的「人死為羊，羊死為人的話嗎？」

四六年，自由日，於暖暖。



堅忍 古峰

假如我們打開古今中外的史冊看看，也不知道有多少成功的偉人；可是這些偉人的成功，並不是依賴於機緣，捷徑，或是好的命運，而決大多數是得於他們的堅忍與不拔的精神，促使他們克服萬難，以致使他們完成了偉大的人格與事業的發展。

「堅忍」是成功的階梯」。這話說得很對，一個人如有堅忍的毅力，可能他已經把成功的線索牢牢地握在手裡了。縱使他經過了九十九次的失敗，最後也可以得到了第一百次的成功哩！

「堅忍」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現在我們不妨來下個定義，說個明白。所謂「堅忍」並不是沒有方針的隨意行動。而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常期奮鬥；否則，不但沒有成功的結果，相反地確帶來了失敗。所以有堅忍的毅力，必須還有遠大的目的。樹起了遠大的目的，同時還需要有志願與熱心二者的配合。因為人有了目的，才能集中他的力量，致力於某種事業的發展，有了志願，對於他的計劃才能有一種保持的力量發射出來，有了熱心，才能集中精力去打破那些自然或人

我的休閒生活

真華

人真是一個怪物，忙的時候嘆命苦，閒的時候又覺得無聊，按照科學家的眼光來看，人不該閒著，但是我認為人該有休閒時間，而能善於利用，來調節身心，忘却以往種種，儲備新的力量，為下一個工作，帶來完整的精力。

從我上學以來，就老想找樣東西，來填滿這空的一段時間，好讓自己精神吃頓豐美的點心；最後選上了看書，我所以選上它，倒並不是想得更

主角，那麼不管它那類書，看起來都會陶然而樂。

有時候滿肚子火，滿腦袋愁，那麼拿起一本充滿悲喜性的書，來個淚流滿面，自然心情舒暢多了；又在春風滿面時，看本幽默小說，那將會使手舞足蹈不已；碰巧了，在月光如銀的時候，找著了一篇泛月詩，或者一

植物園之夜

崇道

是一個風清月明的夜晚，我在荷塘邊的椅子上坐著，天上只有月亮的

拾頭看看空空的月亮，她是那麼

它給我的痛苦

小東

我常常在沒有事情作的時候，總是一個人獨自地想著：我的這顆肉

篇思鄉，那時自然而然的，思鄉之情在胸中洶湧。

一本書在握時，比甚麼都可貴，比甚麼都幸福，比吃飯睡覺還重要，人家或者會以為我是書呆子，其實誰知呆子看書其樂非凡？以我偏見閒著沒事，還是看書最樂。

一幕幕像電影似的在我底腦子裏現出，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尖銳的汽笛，把我又送回了現實的人間，我不自主地嘴邊浮起一絲會心的微笑。

就等於順水行舟，絲毫也不覺得費勁兒；你若是要想向上，循規蹈矩的做人，那就太不容易了。

的人，所以我的痛苦，也是比別人要多！

人的貪慾心一大，不管在何一方面來說，它都是我們的一個努力的**最大障礙**！

因為它的要求太過分了，有時又因外在的條件不夠，不能滿足它底要

信心的果實

事業的成功，是由信心的鼓勵。不論那件事，如果失去了信心，決不會成功的。一個人失去做人的信心，他的性格就不會高尚，事業也就不會成功。因為信心是做人的動力，做事的方針。所以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對任何宗教都不會產生崇拜的心理，甚至會輕視誹謗。反之，若是遇着一個信心堅固的人，你就把刀架在他的頸上，把槍對準他的胸膛，他也不會改變初衷，更動信心的。不但如此，且可促成他更堅定更穩固的意志，信仰宗教如此，信心發展事業，當然也是一樣的了！

要深信，篤信，方能堅定意志，不疑。參半。如此的信，方能發掘我們無量的家珍。古訓云：「人無信不立。」的確，一個人自己不信任自己，對所做的事業沒有信心，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所以一個人必先確立信心，然後做事，做人才有把握。信心與否，是成功與失敗的主要因素。

長養一切諸善根，信爲通達功德母，
出信的重要了。一切功德，埋藏在信
心裡面；若不開啓信心的門扉，功德
莊嚴，即不能顯現。善根的禾苗，若
不用「信水」滋潤，即難得生長。信
心是培植善根的雨露，有了善根種子
，然後再以信水不斷地灌溉，才能發

求。那末這時候的痛苦，就跟踵而來了！

有人說：貪慾心重的人，既然是一種痛苦的事，為何就不設法克服它呢？唉！談何容易？

我是一個衆生呵！……

呢？唉！談何容易？
我是一個衆生呵！……

我是一個衆生啊！……

初參

芽抽枝，開花，結成菩提的果實。

楞嚴經云：『信根六根，淨念相繼。』這就是說：信心堅固的人，能全收六根的散妄，歸於一心淨信。佛說：要經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達到圓成正覺的果位。但你要相信要努力去實行，並自信有道股毅力完成完成這個果位。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無非說些修行的路徑，叫人堅信不疑的法說。佛說的「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我們是眾生之一，當然不會例外，我們具有成佛的可能性，我們相信這話是不會錯的，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不會妄言欺人的。

十地品中有一成淨信者，有信功用，能信如來本行所入，信成就諸般細密，信入諸聖地，信成就力，信具足無所畏，信生長不可壞不共佛法，信不可思議佛法，信出生無中邊佛境界，信隨入如來無量境界，信成就果……總之，有了信心一切皆成，無信萬事全休。經上又說，「於三寶中淨信，畢竟不壞故，」信則有力，能摧毀一切無信觀念，而不為無信觀念所破壞。淨信功能尤比一般信心堅決而強固。

「信解行證。」信居其首，可見信心是任何一事的開始。「信而無行，即不成其信。」信後不但求得了解，並要求得更進一步去實行。所以在

一信解行證。」信居其首，可見信心是任何一事的開始。「信而無行，即不成其信。」信後不但求得了解，並要求得更進一步去實行。所以在

經的末後都有「依教奉行」或「信受奉行」的一句。「依教而行曰信行」。光信而不行，不能得其實效。達磨東來，遇神光講經，正是天災亂時，這種功夫可算不容易了，但達磨不以爲奇，他在紙上劃個餅，着人送給神光！神光一見便悟，就跟達磨到少林寺去實地苦行一番，才被達磨認爲慧可。信固重要，行尤加重要。淨宗在信行中加個願字，成爲「信願行」三，如鼎三足，缺一不可的修行步驟。信而能解，解而能行，則證可指日而待了！

佛法，要以深信解。」方爲能入。我們要解脫生死的苦惱，就得信仰佛陀的教法。譬如佛說：「從此西方過十萬億阿僧祇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我們應該深信不疑，發願往生。如果不信，不想求得解脫，把如來的誠實之語當做戲言看待，那末，我們只有永遠沉淪在苦海裡永遠陷在污濁的世界了！「佛法大海，信爲能入。」就是這個道理哪。

應不應向國父遺像行禮？

近閱着雲法蘭的「佛教與基督教
的比較」一書，其中談到臺灣的基督
教徒學生和教員，常有拒絕回國父遺
像及國旗行禮的事件發生。他們所持
的理由是：二不崇拜偶像。事件發生
之後，雖經各方面向基督徒們曉以大
義，但執迷不悟者有人在；外國的
基督徒們且還有向教士們辯護，說
這是「主的啓示」與「神的允許」。

我們知道基督教所根據的經典是
「新舊約全書」。舊約出之于「埃及
記」第二十章中，載有上帝傳誡十條

其第二條中說：「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不可跪拜偶像！」因此，基督徒們就常常以此來譏刺別人崇拜偶像爲迷信。不准信徒跪拜偶像；可是他們的教堂中，馬利亞，耶穌，以及聖薩老等人的石膏像，和十字架等聳然屹立也不知召引了多少人來祈禱，崇拜，若是談滑稽的話，那末這是何等的滑稽呵！談滑稽道又是何等的矛盾？試問：這樣的舉動，能說就不與第二條條相抵觸嗎？我要請基督教徒們，把眼睛閉起來，靜思一下，你們究竟是信徒，還是叛徒？

在第五誡條中說：「當孝敬父母。」孫中山先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父，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全國人民的父親。凡是做子女的都有孝敬父母的義務，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要有孝敬國父的義務，可是，世道日下，人心不古，而今天的基督徒們不但拋棄祖宗於九霄之外，即於國家有開國功勳的國父也竟置之不理，這究竟是服從了「主的啓示」還是別具用心？上帝有知，「阿門！」

承
茲

董事信願寺助臺幣壹仟元張伯英居士助臺幣伍百元周王青蓮、黃正圓通、周本澤、時本嚴、候本智、李觀靈、各捐五拾元，張觀怡，蔡觀依各助二十五元。

二、讀者，李本慈居士，劉董連琴各助壹百元。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含笑山房隨筆

(十五)

·胡國偉·

四、我為何修佛

22 禪淨雙修

修佛要誠敬，我們在前兩段已談過了。修有多門，我們從那一門深入呢？這自然要看各人的根器，也要看各人信佛的因緣。所謂法門，只是修佛的方法，並沒甚麼神秘，門門可以通佛地，實無大小之分，只是走的方向不同而已。單修一門，是從單掩門的戶入，禪淨雙修是從對雙掩門的戶進，門雖有單雙不同，而其為進入佛地的戶則一。

我在獄中首次聽聞窗友誦金剛經，同時，無師自通的念熟大悲咒，以是因緣，我便自然而然的走上禪淨雙修的一條大路。

佛門宗派，每因所見不同，而互相詆駁。禪宗以自悟為主，要靠自己力去參。淨宗以信願為主，除自修外，還要靠佛力接引。因此，自力不由他，自力亦依他力，便成禪淨兩宗爭辯的根源。甚至同宗異門的南能北秀兩大支派，也常有爭執，南派護北派的「靜坐止觀」為「坐死禪」，北派護南派的「直下承當」為「落頭空」。其實，教無頓漸，只因根有利鈍，根利者頓悟即至佛地，根鈍者須層次漸進。以根有利鈍故，悟即有遲速。在時間言，則有頓漸之分，在空間言，實無頓漸之別。同樣理由，禪淨兩宗，參與念都是定功，修的都是慧業，只是途徑不同，於法了無差別。六祖初禮五祖時說：「但求作佛，不求餘物。」所謂「但求」，便是自力；所謂「作佛」，便是依他。求而不作，則自力無所依，作而不求，則他力無所接。大勢至圓通章云：「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憶念就是自力，當來就是他力。必須不落兩邊，不離兩端，中道而行，才可心佛合一。心悟即佛，亦即自性彌陀。

佛有三身，禪宗所參者為法身，淨宗所念者為

報應二身。寶王論云：「法身如月，報身如月光，應身如水中月影。」法身是性，報應是相，性不離相，相不離性。性是體，相是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用一如，性相互顯，法報應三，一月圓融，微妙法門，不可思議。這是我禪淨雙修的理由，而其因緣，則在於獄中聞經念咒。若說根器，我已覺得，似利似鈍。若說鈍，鈍中有時也帶點利根；若說利，却又利不到頓悟的境界。不能頓悟，便要漸修。可是，漸是無了期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故有時又不能不發心求頓。頓漸二相，猶如二輪，相輔相成；又如自他二力，相互為用。只靠自力而不依他，等同無定向飛鳥，到處投林，去佛日遠。單依他力，而不自修，妄想成佛，世間上又沒有那麼便宜的一回事。我們學佛人，切忌貪高，宜以鈍根的修持，去求利根的智慧，不論參禪念佛，都可異途同歸。禪淨二宗以至一切法門，都是佛為方便衆生而說的，無有高下，更無是非可言。

抗戰勝利後一年，我在廣州大格寺皈依虛雲老和尚，只是結了佛緣，對佛理可說一無所知，對佛門規矩也完全不識，修行更說不上。隨後在南京普照寺皈依心道老法師，聽講金剛經，才開始聞法。民國四十年來臺，皈依慈航老法師，我聞法的機會較多，又得靜修院遠心當家師的慈悲愛護，在山房住下來，有了適合自修的環境，才慢慢從聞而思，研究一點佛理，從思而修，做一點兒功課。自然，還是很粗淺的，雖說「從聞思修」，但什麼叫「三摩地」還不懂，也就無所謂「入」的境界。

我最初聽人念的是金剛經，首先聽法師講的又是金剛經，因此，我開始做早課的時候，也自然而然的誦誦金剛經。誦經不同念咒，經有文有義，需口而誦，心而惟，才能慢慢理解。若只是口誦而不假思惟，便等同白念，不能觸機契理，無法修證了義。我有一個妄想，想考驗自己的智慧，能否通理頓

悟，入於無餘涅槃。所以在過去數年中，我不看任何金剛經註解。我生怕先看了別人的解釋，打雜了自己的心思，着了邊見，受了法縛。我專從自性空與法性空兩個角度，去體會金剛經的含義，希望有一天，像六祖一樣，一悟就悟到盡處，直達佛地。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每次誦經至六祖悟處——應有所住而生其心，必含著敬，表示心佛合一。只可憐！我的心却生於有所住處，妄想作佛。存此一念，心已不淨了！何況還有算不清的餘念？心不淨，如何能解脫頓悟？然而，自己先有一點理解，然後就大德善知識的見地來印證，也是好的。去年印順法師惠贈金剛經講記，月前陳慧復居士代贈姜紹賢居士印送的江味農居士著的金剛經講義，使我生歡喜心。我研讀金剛經講義，實乃近年來的事。自己根鈍，就應借助高明，縱不能精進，也可得點實益。

觀音菩薩和我特別有緣，我首先念熟的是千手千眼無碍大悲心陀羅尼。我依粵語國語兩音對照，自己學念大悲咒，念上四五遍，就覺琅琅上口，再念四五遍，就差不多可以背得出來。雖說無師自通，但，既云無碍大悲心，也就等同觀音菩薩傳給我的心咒了。在心靈上說，觀音菩薩也可說是我的皈依師。

念咒不同誦經，咒只是一種梵音而不顯義。咒語雖亦有它的含義，但不必求解釋。若必求解咒，便起思惟，反而忘掉陀羅尼的持持妙諦，失却密咒的圓音妙用。所以念咒要屏絕一切疑情思慮，專心一意的去念。由徐而疾，由朗而默，由默而寂，無念而念，念亦無念，音從心起，不假方便。念到句句圓融，聲聲入扣，心聲與梵音合而為一，便直入三摩地，寂滅現前。這是妙圓音如來密藏，入於莊嚴佛淨土。念咒與念佛，同是入定工夫，須以真切大願與無比信心，本著無我的正見，去轉動法輪，才不至為我執所纏，為法執所縛。這就是「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的大道理。

話說從前有一位老太婆，專念六字大明咒，以大願菩提珠作表徵，每念到「吽」，字即拿起一顆

從右置左，念完六句，又從左置右，如是循環，直至完課。由於一心不亂，經多年苦修，念至佛珠自動隨咒語順次左右跳轉。她念「吽」作「牛」字音，後來有人告訴她，這個音念錯了！她信心一動搖，以後依梵音去念，佛珠也不動了。我們看佛教故事，不要看得太呆板。若說佛珠真的能自動跳轉，未免近於怪誕。依我的理解，可能是由於第六識的分別，轉而為末那的執著，而人於阿賴耶的定中起用。明白點說，就是由於歷久的印象，在定中默念時，回照的動相。所以在此她失信心之後，心亂則不定，不定就無所見。

記得三年前，有一次我和一位從基隆來的老居士一同上山為慈航老法師拜年，談了片刻。老居士問：

「我每次靜坐，總是打妄想，怎樣辦才好呢？請師父慈悲開示！」

「妄就讓它妄到底好了！」慈老微笑示意。

下山時，老居士說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依自己的淺見，略加解釋——這是禪意，妄到底就是全妄，妄已全，便再沒有妄了，無妄即可顯真。煩惱即菩提，也是同樣的道理。我以好奇的心，順口說句笑話：

「老居士打的是什麼妄想？是不是想起一位美麗姑娘？」

「這個年紀，生死事大，那裏還想這個？阿彌陀佛！」他嘆了一聲。

「那末，究竟想什麼？」

「總是有些事情，放不下！」

「放不下就挑起走好了。」

「挑起走，不是更辛苦嗎？」

「到了不能再辛苦的時候，就自然放得下。」

我說完這話，大家一笑。這樣談話，也覺津津有味。修禪也好，修淨也好，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心不定則亂，這是必然的道理。

菩提文藝社啓事

- 一、本社編印之「菩提小品」，原預定一月底出版，現因工廠春節休關係，改期二月底出版。「拾趣」出版期順延至三月底。
- 二、「菩提小品」預約期改為二月二十五日截止，「拾趣」改為三月二十五日截止。
- 三、「菩提小品」每冊定價新臺幣五元，「拾趣」每冊六元。（海外每種均作港幣一元計）預約六折。附印五折，十冊起算，可以每種五冊合計。社友預約四折，每人每種以一冊為限。價款可從郵局撥匯直寄「佛教青年」「海潮音」「人生」「中國佛教」任何一雜誌社。海外可寄交「香港跑馬地突發街三十六號三樓謙慶豐法師」與「海潮音」所寫各稿分別編印。
- 四、本社繼續徵求社友，不附任何條件，凡願參加者，請將姓名住址寄下。不論是否佛教徒一律歡迎。

菩提文藝社倡辦人趙恒惕 鍾伯毅 胡國偉 鍾廣元

負責人羅自立 羅廣元

社址：臺灣汐止彌勒內院

剛才談起慈老，他老人家圓寂快到三周年了！我憶起當時曾親以一聯：

看得破放得下空手而來空手而去。

不住相無住心完願暫去乘願再來。

看得破，放得下，便是淨土。不住相，無住心，便是禪那。我早課誦金剛經，念本師聖號，然後靜參。晚課誦普門品，念觀音聖號和大悲咒，然後靜觀。觀音是西方三聖之一，念觀音即等於念彌陀。參與觀，都是定功，不定即不能修。由定入佛土，便是淨，由定生佛智便是禪。我根鈍，不能一門深入，故双修。

(待續)

嶧縣宋希尚領士六秩雙慶長歌奉壽

昔訪于公青田，碩士練拳教幼女，道旁識君非常人，邀我造廬趨膝語，學精李但異域歸，課授工程最高府，君家嶧縣屬會稽，少讀夏王碑嶧嶠，審志導淮疏江河，繼起神功追大禹，初任工署官京師，康衢平廣安行旅，預籌水電發墾唐，長江腹稿會區處，黃河口決石頭莊，職總工師君主持，督修最後三畫宵，帶不解衣巡河濱，龍合水府慶安瀾，魚免驚魯百萬戶，微君仁術拯災黎，平生德業崇斯舉，尋丁抗戰入秦嶺，軍運油荒感艱苦，卓識開掘玉門源，譽傳玉門「油父」，八年光復舊山河，膠縣榮膺港局主，埠頭第五久失修，海潮澎湃坍塌甚，君出奇計鑿銅鑄，八月告成中外許，東來教學課之餘，水利書成十數部，出席國際更東瀛，四海咸稱聲望普，君俸甘廉食指繁，寂寞時和文字煮，癸巳雙親冥期頤，嗚呼連社鳴鐘鼓，孝思追遠著篇章，聞光潛德真情吐，遺型萬禩挽流風，垂裕後昆繩祖武，予昔引君禮高僧，禿頭灌頂淋漓雨，君曾率友過月眉，載我後車觀遠邇，每游勝地輒吟哦，技弄人前肖鸚鵡，今君杖鄉徵吾詩，特製長歌寫丹楮，兩郎負笈美洲游，庭除餘子乘衣舞，仁者從來必大年，上壽計之日當午，予聲亦有封人詞，百歲毋忘同在宮。

釋本際

離婚酒

上官慧劍

~~~~~記一個實實在在的故事~~~~~

世上有許多奇事，在我的經歷中，最奇的，要算兩年前被人家請去吃一次酒。那時，我們的「口袋」還允許我們住在城裡的時候，我的家人，都參與那件奇事。

一天，我正在那套結婚十年的西服，我的太太突然從外面回來，喘着氣，命令我說：「呢，別刷那老古董了，人家請我們吃酒！」說罷，扔下菜籃子，便往房裡跑，我知道，準是換她那雙「結婚皮鞋」去了。

女人真多，嘴巴最尖的是女人，耳朵最長的女人，只要有粉，便往臉上搽的也是……

我還不住地刷我的西服，我不相信有那位老會請我們吃酒。不過，或者人家太太請我的太太順便帶了我，也很難說。

「嘿！人家請我們吃酒，快扔了它！」太太在房裡急急地說。

「我們不是剛被佛教嗎？原則上不喝酒的。」我警告她。

「我知道，」我的太太隔着板壁對我說：「人家雖然名上請酒，實際上你可以吃飯，你不吃酒就是了，別咬文嚼字的，先生！」

我這纔忙著把西服收起來，同時略事修飾一下，便幫着太太把一週歲的小傢伙弄睡着，便悄悄地走出門外。

「誰請我們的酒？」我端詳着太太臉色說。

「太太太家。」太太一本莊嚴。

「是什麼喜事吧？」

「唉，你真是——到了自然會知道。」

「哦？」我假裝領會了，但是我

又說：「誰是太太太呢？」

「太太太，你不知道？她就是那位先生很調的，你一家航空公司做科長的太太，就是每天在我們巷子頭上，那西式綠色瓦屋走進出的。」

「哦？」我又裝着明白了，不過我還是忍不住：「人家真有眼識得，請我們吃『生日酒』？」

「『生日酒』？先生，你弄錯啦！我太太幾乎跳起來了，反騙我。」

「那末，是什麼喜事呢？」

「離婚酒！」我太太鄭重地宣佈，「你聽到沒有？太太太說的，她要和她先生離婚了，要正式正式請一棹酒，表示有始有終！」

「乖乖！離婚酒！有始有終真是吃了下去，沒有再吐出來。」

我跟着太太默默地走。

要使我一個好說話的人不說話，真比吃大頭針還難。

在太太後面說：

「如黛，那位太太為什麼要離婚？他丈夫怎麼會同意呢？還有『離婚酒』，真他媽的——罵世！」我愈說聲調愈高，愈高便愈來火。

太太冷笑一聲，沒答理我，我突地把舌頭伸住了。

「人家有人家的人生觀，有人家的生活方式，那是你管不着的事，你以為離婚就不能請酒嗎？你這個少見多怪的人！」太太理直氣壯地說。

「我不相信她丈夫能有那份心情，好像送客一般。」

「世上，你不知道的事還多得很呢，太太太雖然說：『別以為你讀過幾天書，你比女人強不到哪裡？人家自由戀愛而結合，並以自由離離而結果，總之，從始至終，相愛不離。人家先生除了送太太十萬萬幣而外，家裡的東西還隨太太挑選，愛什麼拿什麼。假如，萬一，太太太在外面過不慣，想回來，也會得到歡迎。』」

這真把我弄迷了，我說：

「太太太真會這樣做嗎？」

「當然，人家情感非常之好。於是，太太太在先生堅持之下，才收拾了十多件珠寶，五六套西服，幾幅西洋油畫，當然自己的東西全要帶走的。」

我想了半晌，不明白太太太要個先生穿？

「她帶西裝走是什麼意思？」我問如黛。

「帶西裝走，準備給自己改外套。」

「改外套？要西裝改外套？」

「是的，那些全是最新上等料子，在臺灣幾乎是買不到的！」

「太太太真狠！」我咬着牙，「連那先生的西裝都要！」

「你這人真糊塗，那是郎先生要她拿的。」

「但是，她却不應該拿，而且郎先生也糊塗！」

「人家全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從沒有做過一件糊塗事。你真認錯了人！」太太不平地說。

我的太太顯然與郎太太有了情感基礎，一種偏見早就存在她心裡了，現在她以為郎太太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真奇怪！」

「什麼事奇怪？」

「情感那麼好會離婚！」

「人家互相同意的，而且快樂地離婚。」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簡直是胡鬧。」

「完全與你想的相反，他們做得非常有條理。」

「這裡面一定有问题！」我堅決地說。

「問題當然有的：譬如他們結婚十年不生孩子囉，郎先生老是做他倒霧的科長囉，這不是情感能解決的事。」

「真情感，因為不升官，不養孩子，就會吹，真矛盾？」

「他們情感確實是真的，」太太堅持說：「不過，太太太實在被一個在臺北的商人迷了，她不得不以離婚來促成另一方面的結婚。同時，一個商人，你想，也許比一個公司科長級的職員更有錢。」

太太沒有讓我評論，便帶一種非常同情的口吻說：「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郎太太不得不這樣做。」

我輕蔑地看我的太太一眼。事實，我們的生活比郎太太的生活差一千倍，我們值得安慰的，我的太太不超有錢人，至結婚十年過程中，恰巧在第九年上，又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我不認識郎先生和郎太太，不管這一對夫婦如何玩世，遑觀，我以為郎先生表面上一定非常痛苦，郎太太雖然在另一方面得到滿足，但在這一方面也一定留下一層空虛。

「唉，你真是——到了自然會知道。」

到郎太太家，一進門，我幾乎不敢脫鞋子，生怕自己這雙臭襪子弄髒人家高貴的地毯，但經我太太一再暗示，才脫鞋走進去，經太太的介紹，與郎先生與郎太太見面。

這時，會客廳裡已有七八個人，全是西裝紳士和尼龍裝束的淑女，在我們走上樓梯之前，那裡面有個女人很快地站起來，從男人之中拉起一個高個子，走到我們跟前，並着肩，很文雅很高貴地伸出手來。

我的太太稍為緊張地說：「這位就是我們的主人——郎先生，這位是郎太太，這位——」她打個結，指着我的胸口，「他就是仇劍清，我的外子。」

「哦？」那一對離離夫婦同時輕微地叫一聲，「是仇劍清先生，久仰久仰！」

「那裡那裡，」我一面打量他們。真是世道反常了，那高個子先生比那位文雅太太更顯得春風滿面，簡直使人誤猜他們在慶祝「結婚十年」紀念哩。

郎先生的面型正如我的太太說的，那樣，那一隻高而豐隆的大鼻子，足以代表他全部性格。郎太太，除了美麗，文雅大方，還有我太太領會不到的女性誘惑。

他們為我們一個個把客人介紹了，然後坐下來，海闊天空的，從他們的壁上的西洋畫，談到「愛斯基摩」的女人。他們談笑風生，空氣裡找不出一點怪味，其實，這時最寒酸的是我。人家笑，我跟着笑，人家停止，我也不得不把簡單的「哦，哦，」停止。

幸好，我太太同郎太太太熱，借這個機會，在我和郎太太之間做了橋樑，才使我打開僵局。

我覺得郎太太是個非常動人的，三十歲上下的女人。聲音，笑容，舉止，都產生一種力量。我問，對郎太太改嫁了，我以為，像她這樣女人離婚，實在是毫無指責。

客人到齊了，剛好一盤酒。吃酒的時候，我認爲總有幾個人會勸他們別再鬧離婚，尤其像他們這樣美滿眷屬。但是，由於郎先生夫婦那種風度，談吐，逼得人不敢打斷他們的好事。我們當中誰都不敢相信這是一棟嚴重的離婚酒。

我們都談別的，吃自己愛吃的，菜多得吃不完。酒是洋貨，郎先生與太太等我們吃過幾道菜之後，便双双起來敬酒，說他們謝謝各位光臨，使他們的事有個圓滿的結束。他們所說的結束，我想就是「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當他們向我敬酒的時候，我的酒杯還是滿滿的。

「仇先生吃酒！」郎太太滿臉是笑，端着酒杯。

「呢，真，真抱歉，我不會吃酒。」

「今天難得，仇先生。如蘇，妳來，大家一同乾一杯！」

「真對不起，」我的太太在這方面傾向我了。「我們不多天前已皈依了佛教。」

我看到郎太太的臉利時嚴肅起來。

「佛教？真想不到！」郎太太把臉沉着。

「是的，佛教在原則上是不喝酒的。」

「普遍的原則嗎？」

「不，嚴格的原則。」妻說。

我看空氣慢慢要凝結了。客人全陪着我们。只有郎先生，還和以前一樣。

這時，我看到郎太太伸手從胸前掏出一個東西。

「我是基督。」郎太太說：「感謝主，讚美主。」

「我們在十天之前才皈依的，我國劍清約定大家都要遵守誓言。」我的太太默然說。

這杯酒，最後還是郎先生解的圍，我和我的太太各人吃了一杯汽水作為實罰。

郎太太真豁達，我們的汽水一沾嘴，她臉上的顏色就變得非常美了。當人們發火的時候，會損害美的，我想。

我們吃完了愉快的一餐。

臨走時，我看到郎太太假在郎先生肩膀上，把我們送出大門。

郎太太的「離婚酒」在我們心裡留下非常大的魔力，使我們不能忘記。但當我們快要忘記的時候，另一件事又來代替它煽動我們。

那天酒之後，郎太太第二天就走了。郎先生依然住在那裡。

這期間，我的太太好像掉了什麼東西似的，整天沒有精神。

在那年又十節，我剛開過會回家，我的太太却不在家裡。我想她也許看遊行去了。我便坐在窗台外面寫點什麼，正提筆，我的孩子從外面歪歪倒倒地跑進來了，爸爸爸爸叫我沒得辦法不疼癢下。「你媽呢？」我抱着他。

孩子還沒有說清楚，如蘇也從外面來了，這天顯得特別年青，快活。

「妳快活什麼，如蘇？」

「我正要找妳呢，郎太太回來了！快點，她到我們這兒來了，快！整理整理，你看，破破爛爛的……」這才真如做戲，我噙然笑了。

我追問她為什麼回來，妻說：「唉，快呀，她——在臺北同一個商人同居了三個月——」

「為什麼不結婚呢？」

「天殺的！」我的太太是絕對不同情男人的，「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那傢伙早就結婚過婚了，而且太太還在臺北。」

「像郎太太那樣聰明人，世會——」我剛要說下去，我的太太打斷我。

「都只怪——唉，他們都迷了，現在大家都醒了。」

「郎先生還要她麼？」我諷刺地

「天呀，人家不是說過麼，她是回來的。」

「再結一次婚是不是？」

「不，他們的戶籍還沒有除掉——」

「真是笑話，」我拍拍屁股，「我倒希望再去吃他一餐『結婚酒』呢。」

我一面笑，一面見什麼就抓什麼。

我的太太在門前吼着說：「郎太太來了！」

我匆忙坐到原位，手裡拿一本稿紙，裝着好像要寫東西的模樣，郎太太從門外進來。

小腹微凸，臉上的光彩是沒有了。

「仇先生好！」郎太太無神地說。

「郎太太好！」我用力看她。她的眼角褶成許多很細的綹紋，面容慘白，身上穿一件米色外套，我猜那是郎先生西服的改裝。

我記得郎太太老了，那是她最大的損失。

在我面前，好像一朵萎謝的花，浸在酒裡一樣。



##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 章嘉大師由日返臺

【本刊訊】總統府資政，中佛會理事長章嘉大師，因患胃病於去年十月末赴日就醫，現已恢復健康，於元月十六日晨八時半由東京飛返臺北，到機場歡迎有總統府副書長許靜芝、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及佛界大德及教徒等二百餘人。大師除舊有的胃病外，身體仍很健康，精神尚稱健旺，每日飲食已恢復正常云。

## 南老再度蒞桃宏法

## 為駐軍官兵舉行皈依

【桃園訊】自從去年(45)年八月廿二日起三天由桃園佛教蓮社致請臺北華嚴蓮社社長南亭老法師蒞桃宏法後，駐地部隊及醫院官兵傷患，對佛教認識明瞭，同時多蒙傷患僧侶傳教，因此桃園佛教蓮社為廣宏揚佛法，又致請南老法師於本(46)年元月十日起再度蒞桃宏法兩天，應為：一、佛教與國家民族之關係。二、皈依三寶的意義。每晚聽講官兵及傷患三百餘人，並於十一日晚講演畢後舉行皈依儀式，又全體皈依弟子與南老法師合影留念云。

## 新竹青草湖

## 福藏塔即將落成

【新竹訊】本市青草湖一同寺住持玄深尼師，於前年發起修建之福藏塔，近已告成。該塔純用鋼骨水泥建造，堅實牢固，共有七級，頂層供奉彌陀如來聖像，下則備作一般僧侶居士寄奉先靈骨灰之用，全部工程浩大，壯麗偉觀，加以青山而海，雲霞擁

戴，實為青草湖添色不少，且佛教亦多一勝境，澤及枯骨，聞玄深住持已擇訂國曆三月十日(即農曆二月九日)舉行落成典禮，屆時教界大德，諸方善信，以及社會賢達名士，均將被邀蒞臨觀禮，此為青草湖水壩落成以來又一勝事，想當有一番空前盛況云。

## 愛國僧人弘法嘉義

【嘉義訊】正信居士蔡魚林、鍾林媽、曾萬主等發起恭請愛國僧人煮雲法師蒞嘉開講觀世音菩薩門品，從一月十日起至廿五日止，每日聽眾百餘人，坐無虛席，由其可貴者，青年多過老年，這屬創舉，法緣殊勝，可想而知了。

## 彰化北卦寺

## 試辦補習班

【彰化訊】桃源里北卦寺為相應大乘佛教以服務社會起見，自去年九月廿八日試辦補習班，課程有佛學國文公民史地等科目，每夜三小時，由德馨木貴二師，居士有黃安等分別任教，當地杜市長等侍悉後會同該班勉勵諸學子，又聞該寺負責人重整革新，向各機關申請立案繼續從教云。

## 泰國佛學研究社：徐矩超

！而於佛學，其深微妙，而有人願發大心，為人所難辦說者，尤其詳矣！有之，惟有中華佛學研究社！中華佛學研究社，在泰國弘揚佛法，為最古老之佛社，亦為荷擔如來家業，最有毅力之佛社，每逢星期六晚上七時半，風雨不改，數十年如一，定期弘揚聖教，開講經會，遍請各界人士，蒞社參加，共聞佛法。該社社員無多，生滅補脫，不增不減，年年均是一千左右之譜，但能

瞭解佛陀教理者殊多，而能登座，代佛說法者，亦復不少！蓋該社以研究佛法為本願，有新龍象嘯鳴，亦稍足以慶慰矣！

該社現設監事當局，以佛陀菩提種子，應時時運化，繼續發揚，乃於去年二月廿日，初結佛學研究班，諸行無常，屈指已逾十閱月矣。

回憶開宗明義第一章，開始解說：佛陀史，教理發展史，教論總論，與本體論，現象論，解脫論，各宗分論，十宗中之宇宙觀，人生觀，……等等。

上列學佛的課程，刻已依緒解說完竣，功德亦告圓滿。

學者心由，經此一番耕耘，已信深願切，菩提種子，已滿佈八識田中，刻已根深蒂固，不可拔矣！且也阿鞞跋致矣！

解說師黃謹良大德，為禪學宿德，博通經論，而於唯識尤精，故解說禪理，詳列經義，系統井然！

大德慈悲為懷，喜樂法施，曾以「大乘起信論」，法施學者，每位一卷，且為之疏演解說，蓋冀學者，發起正信也。

「大乘起信論」者，是法性法相之總持，言略義廣，誠了義大乘，是佛傳心之正印，學者請求，更無餘乘，是起信論者，為急先之要務也。

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為行之本，行無信不立。」

又慈山祖師有云：「起信論者，立論宗旨界一心，開真二門，徹生滅之本，歸迷悟之源，指修行之正路，示止觀之妙門，理無不盡，毫無不該，可謂大教之關鍵，無宗可南也。」

金剛經云：「如來當大衆前說，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

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負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解說師，以無量法門，「普贈經典」，又「廣為人說」，則其記別，當為「如是人等」之壽矣！

筆者，曩昔念藏書學，十餘寒暑，又奉過天主教數載，其般若道法，皆無如我佛之正覺圓滿，及無如我佛之透徹究竟，信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仰光觀音山

修建海會佛塔

【仰光訊】本市大金塔北畔瑞公坦路我國佛教唯一名勝場觀音山遺本寺，為已故之我國善行高僧通本老和尚開山創建，遠由老和尚於民國三十三年任住持後，復由其剃度徒永進法師繼任住持，後進法師戒行清淨，熱心佛法事業，進院以來，對於法務努力振作。於民國四十二年，籌資十餘萬元，為該寺興建大雄寶殿一所。宮殿式，美觀雄偉，為各廟之冠，永進法師近遷於我國僑居緬甸同胞中，僧俗弟子眾多，圓寂之後，情無一永久安置靈骨所在。同時又為佛陀二千五百年涅槃紀念。為此發心又就該寺大雄寶殿後吉祥空地，興建高數十英尺之海會佛塔一座。依佛敎戒律規模。塔內分四層。供奉僧俗靈骨。約有四百餘個位置。塔之外層為四方形，每方上級一佛龕，供奉玉石佛像，取法佛慈光加被亡者之義。其圖案樣式，莊嚴美觀。內外純用鋼骨水泥作成，鞏固永久，此塔之興建。又為該寺一大建築。現已動工多日，塔之下層基工程，已告完成。目前正積極修建上層，此塔成功，他日可為我國佛教道場多一名勝古蹟云。

佛成道日阿難尊在中華佛教演講時攝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九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臺灣省雜誌協會會員

信昌印刷廠承印

中國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業務按照預定計劃至本年（二）月上旬已印發第二十七冊又第五十四冊因材料現成亦已印就先行寄發。  
二、本會擬在本年內將藏經全部印出惟需紙七百餘令尤以紙價飛漲本會經費拮据無法籌募此筆鉅款故懇望未付款者諸訂戶迅賜付款則印藏計劃有賴諸多大德愛護而順利進行俾使法業發揚光大。  
三、海內外年付款者本年一月份爲第二年度付款時間時至二月請即匯付海外寄費亦請匯來爲盼

南亭啓事

本人，承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挽爲本刊社長，五六年來，自願於本刊無所裨益，徒負虛名，深感慚愧。茲擬自四十六年二月號起，不再擔任社長名義，已得東初法師諒解並同意。過去爲本人每期寄贈之閱戶，以後請直向人生社函索。捐贈、訂刊，亦請直接向人生社辦理，本人事煩，不願再負此責，敬希鑒諒 謹啓

人生月刊

第九卷第二期

發行人：東

主編：清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佛曆二五〇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國外分社

一、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 今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二、南洋分社 主任：廣 餘

地址：檳城妙香林

三、泰國分社 主任：謝普揚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顯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三六二號

訂價全年臺幣參拾元 海外港幣十二元